



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六十八

太宗一

帝悟弓工之言延五品以上問政事得失曰
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
之務其能徧知乎范祖禹

朝廷之制孫之翰

諫官預聞中書門下議事孫之翰

責臣下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范祖禹

言事告訐者以讒人罪之范祖禹

問褚遂良舜造漆器何諫者之多范祖禹

觀隋宮苑因戒羣臣諂諛蔽聰明范祖禹

論隋文帝不委任臣下 范祖禹

責宰相求賢才 范祖禹

責封德彝未有奇材異能可舉之對 孫之翰

有上書者請帝陽怒以試直佞之臣帝對當

以至誠接臣下 范祖禹

賞張玄素諫修洛陽宮 范祖禹

幸洛陽官吏以闕儲侍有被譴者魏公諫止

之 范祖禹

指宇文士及為佞人 范祖禹

與蕭瑀論周秦脩短曰取天下或可以逆

而守之不可以不順 范祖禹

與侍臣論創業守成之難 范祖禹

與侍臣論天下守之甚難 范祖禹

謂侍臣朕有二喜一懼 范祖禹

謂朝臣朕常兼將相之事張行成上書言不

可與羣臣校功 能帝善之 范祖禹

觀史 范祖禹

問過失於長孫無忌因論羣臣得失 范祖禹

欲立元吉妃楊氏為后魏公止之尋以楊所

生皇子明繼元吉 范祖禹

馬周諫帝如貞觀之初節儉 范祖禹

自為終制戒厚葬 范祖禹

貶權萬紀言銀坑之利 孫之翰

殺盧祖尚 孫之翰

謂侍臣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 范祖禹

詔有司覆奏死刑 范祖禹

封禪 范祖禹

即位踰年改元為貞觀 孫之翰

放宮人三千 孫之翰

委太子決訟 范祖禹

廢太子承乾黜魏王泰立晉王治為太子

洛附 溫公 孫之翰 張唐英

弓工之言延五品以上問政事得失曰朕以

天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其能徧知乎

范祖禹曰傳曰國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其

亡也若有餘太宗因識弓之未精而知天下之理

已不能盡詢謀於眾而不自用此其所以興也

朝廷老制

孫之翰曰本宗定天下之功固天授神武之才不

待贊論而赫赫於無窮矣其朝廷之制又如宜

乎正觀之治也天定官之員不務多而務擇賢則

不賢者安得用矣大臣議事使諫官御史史官並

從而入或正其失或糾其非或書其過則大臣安

敢不直議矣諸司長官正衙奏事使眾臣共聞之

屬官不得奏本司外事非至公之事人不敢言則
陰邪之事自絕矣疏賤之人言事者令門下司引
奏又置立仗馬以備急事則天下之情無不達矣
內侍皆黃衣給事官掖則姦人無所附而事權不
假於人矣數者皆朝廷大法為人君者能遵行之
雖未能及正觀之治朝廷必尊而天下可治也何
哉官少而賢必擇之精也大臣不敢曲議必聽之
明也諸司官無邪言必制之公也言事者無壅而
人情盡達必采之詳也內侍不預事必衡之嚴也
數者非太宗英睿不能盡其道人君資性至此者
鮮矣然設官少而務擇賢使諫官輩預聞大臣之

諫官預聞中書門下議事

議而救其失諸司奏事明陳於庭疏賤者言事無
壅不任內侍以事必久其制而力行之雖不逮太
宗之英睿朝廷豈有不尊天下豈有不治也

孫之翰曰太宗之任諫官真得其道夫天下之務
至廣也軍國之機至要也雖明主聽斷賢相謀議
思慮之失亦不能免一失之則爲害不細必藉忠
良之士諫正夫忠良之士論治體補國事乃其志
爾能密有所助則亦志伸而道行豈必欲張君過
而取高名哉當君相議事之際使諫官預聞得以
闕說或有關失從而正之天下但觀朝政之得宜

不知諫者之所言上下誠通國體豈不美乎況大
臣論事以諫官規正於人君之前安敢有不公之
議茲亦制御大臣使之無過之術爾若以諫官小
臣不可預聞國議必衆知闕失方許諫正事或已
行而不可救過或已彰而不可言則剛直之臣有
激訐不顧以爭之者君從之猶掩其過或不從則
君之過大臣之罪愈大矣觀太宗任諫官可謂得
其道

臣下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

太祖禹曰朝廷設官分職非徒使上下相從欲交
其所不逮也書曰百官修輔苟取充位而

上令則是胥史而已不明之君自以無過惡人之
言是以政亂而上不聞太宗敕責而使之言雖欲
不治不可得也

言事告訐者以讒人罪之

范祖禹曰太宗欲聞直言而惡告訐不惟聖讒而
又罪之可謂至明且遠矣此爲君爲長之道也

問褚遂良舜造漆器何諫者之多

范祖禹曰所貴乎賢者爲其能止亂於未然閑邪
於未形也若其已然則衆人之所能知也何賴於
賢乎危亡之言惟明主能信而闇主忽焉是以自
古無事之時常患乎諫之難入也今有人康強而

無疾或告之以多言之損氣多食之致死彼愛其身者聞之必惕焉兢兢而不忘則疾疢何自而生矣彼恃其强者聞之不惟不信而又艴然是人也
不病則已病則忽焉而死雖欲救之無及矣從諫之與拒諫者何以異於是故聖主能從諫於未然賢主能改過於已然諫而不聽者斯為下矣忠臣之事上君也亦諫其未然事中君也多諫其已然事暗君也救其橫流故有以諫殺身者矣唐虞之時羣聖聚於朝無過舉矣憂其所當憂戒其所當戒而已故常有傲懼之言其慮患豫也至於後世今正其賢臣多諫其已然而防其未然太

於羣臣其有意於防未然者乎

在隋宮苑因戒羣臣諂諛蔽聰明

范祖禹曰太宗可謂不忘戒矣觀隋之宮苑而以陷諛掩蔽戒羣臣夫知彼之所以亡則圖我之所以存而不敢怠矣此三王之所由興也

論隋文帝不委任臣下

范祖禹曰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此舜臯陶所以賡歌而相戒也夫君以知人為明臣以任職為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

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情矣此萬事所以墮也當舜之時禹平水土稷播百穀土穀之事舜不親也契敷五教臯陶明五刑教刑之事舜不治也伯夷典禮夔典樂禮樂之事舜不與也益爲虞垂作共工虞工之事舜不知也禹爲一相總百官自稷以下分職以聽焉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矣君不可以不逸也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勞也所治者寡所職者詳也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務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爲則雖聖亦日力不足矣故其臣下事無大小皆歸之

有得失不任其患賢者不得行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是以隋文勤而無功太宗逸而有成彼不得其道而此得其道故也

責宰相求賢才

范祖禹曰太宗責宰相以求賢而不使之親細務能任相以其職矣書曰惟說式克欵承旁招俊又列于庶位此相之職也苟不務此而治簿書期會百吏之事豈所謂相乎

責封德彝未有奇材異能可舉之對

孫之翰曰封倫真姦人太宗真能照姦人之情者

也大臣之職薦達人材固非細事天下之大中外之任可容一日乏才乎然人之才有能有不能器而任之衆職舉矣豈有人主責其舉賢已未嘗有所推薦但言無奇才異能上欲欺主之明下欲蔽天下之善此真姦人也蓋姦人不樂進賢其情有三姦人保位因寵常懼失之以賢者旣用必建立功業掩已之名見已之過已之名減過露則位不能保寵不能固此所以不樂進賢其情一也姦人樹私必人附己乃引之賢者懷才安命進退以道固不肯趨附於人姦人以謂不附己而引之則不己之恩不知恩則不爲己之黨此所以不樂進

賢其情二也姦人無至公待人之心心旣不公知人不明雖遇賢才不能深識慮引而進之或有太過爲己之累此所以不樂進賢其情三也封倫之情正在於此太宗以前代未嘗乏人折之使慙懼無辭可謂能照姦人之情者也國有姦如封倫者世世不無人主能照其情而責之則公卿悚動賢者進矣

有上書者請帝陽怒以試直佞之臣帝對當以至誠按臣下

范祖禹曰太宗可謂知君道矣夫君以一人之身而徇四海之廣應萬機之衆苟不以至誠與賢而

役其獨智以先天下則耳目心志之所及者其能
幾何是故人君必清心以莅之虛已以待之如鑑
之明如水之止則物至而不能罔矣夫權衡設而
不可欺以輕重者惟其平也繩墨設而不可欺以
曲直者惟其正也我以其正彼以其頗我以其真
彼以其偽何患乎邪之不察佞之不辨而必行詐
以試之哉一為不誠則心且蔽矣邪正何能辨乎
激鑑垢則物不能察也水動則形不能見也已不
明故也且待物以誠猶恐其不動也況不誠而能
物乎夫為君而使左右前後之人皆莫測其所
欲不欺不可得也惟能御之以至誠則忠直

之進而檢邪者無自入矣

賞張玄素諫修洛陽宮

范祖禹曰上之所好者下之所競也太宗虛已以
求直言故羣臣爭救其失惟恐其言之不切太宗
不惟悅而從之又賞以勸之此人君之所難能也
夫如是何患於有過乎

幸洛陽官吏以闕儲侍有被譴者聞魏公諫止之

范祖禹曰言而不忘貧則能保其富矣貴而不忘
賤則能保其貴矣夫以萬乘之貴四海之富而猶
以為不足何哉忘其始之賤貧而欲大無窮也是
以高宗幸洛陽于外爰暨小人及其即位卒為賢君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周公作書，以戒成王，恐其不知稼穡之艱難而驕逸也。漢文有言曰：朕能任衣冠，念不至此，身以恭儉愛民，惟恐煩之。嗚呼！其可謂有德者矣。若太宗聞諫而能自咎，不亦賢乎？指字文士及為佞人。

范祖禹曰：大禹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子曰：佞人殆。佞人者，止於諛悅順從而已，近之必至於殆。何也？彼佞人者，不知義之所在，惟利之從。故也。利在君父，則從君父；利在權臣，則附權臣；利在國，則交敵國；利在戎狄，則親戎狄。利之所在，則利之所去，則違之於君父，何有哉？三臣則不

從義而不從君，從道而不從父，使君不陷於非，父不入於非道。故雖有所不從，其命將以處。君父於安也，君有不義，不從也。而況於權臣乎？父有不義，不從也。而況於他人乎？古之佞者，其始莫不巧言令色，未必有悖逆之心。及其患失，則無所不至。終於弑君亡國者，皆始之諛悅順從者也。是故堯舜畏之以比驩兜，有苗而孔子以為殆。人君可不遠之乎？

與蕭瑀論周秦脩短曰：取天下或可以逆得而守之，不可以不順。

范祖禹曰：太宗於是失言矣。易曰：湯武革命，順乎

天而應乎人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此周秦之所以異也後世或以湯武征伐為逆取而不知征伐之順天應人所以為仁義也太宗曰取之或可以逆非也既謂之逆矣則無時而可也

與侍臣論創業守成之難

范祖禹曰自古創業而失之者寡守成而失之者多周公曰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故禍亂未嘗不生於安逸也然非其創業之君守成為難其後嗣守成尤難也可不

哉

與侍臣論天下守之甚難

范祖禹曰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又曰無輕民事惟難孔子曰為君難夫知所難而後可以有為也傳曰君以為易則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為難則其易也將至矣太宗知守之之難所以能有終也

謂侍臣朕有二喜一懼

范祖禹曰太宗樂而不忘憂喜而不忘懼可謂能持盈守成矣夫惟憂於未然懼於無形故卒乎無憂懼也

謂朝臣朕常兼將相之事張行成上書言不可與羣

臣校功爭能帝善之

范祖禹曰人主不患有過患有過患不能改過也太宗一言之失而其臣已救正之惟能親賢以自輔聽諫以自防所以爲美也雖過庸何傷乎

觀史

范祖禹論帝問褚遂良欲觀史曰人君言行被於天下炳若日月衆皆睹之其得失何可私也欲其可傳於後世莫若自修而已矣何畏乎史官之記而必自觀之邪劉洎以爲天下亦皆記之斯言足以儆其君心而全其臣職矣又論帝觀高祖實錄命削去浮詞曰古者官守其職史書善惡君相

不與焉故齊大史兄弟三人死於崔杼而卒不沒其罪此姦臣賊子所以懼也後世人君得以觀史而宰相監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司馬遷有言曰太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蓋止於執簡記事直書其實而已非如春秋有褒貶賞罰之文也後之爲史者務褒貶而忘事實失其職矣人君任臣以職而宰相不與史事則善惡庶乎其可信也

問過失於長孫無忌因論羣臣得失

范祖禹曰君臣以道相與以義相正者也故先王以羣臣爲友有朋友之義非徒以上下之分相使而已太宗欲聞過於無忌而無忌納諂以悅之君

好直而臣不忠其罪大矣而太宗論羣臣之得失其言豈皆中於理哉褚遂良直道事君犯顏諫爭盡忠無隱王魏之比也而譬之飛鳥依人輕侮其臣不恭孰甚焉

欲立元吉妃楊氏爲后魏公止之尋以楊所生皇子明繼元吉

范祖禹曰太宗手殺兄弟曾不愧恥而復納元吉之妃惡莫大焉苟非周魏證之言過而遂立以爲后何以視天下之人乎以明繼元吉後是章其心之爲弟婦也其瀆人倫亦甚哉

深帝如貞觀之初節儉

范祖禹曰紂積鉅橋之粟武王發之人主不務德而務聚斂者民散而國亡太宗在位寢久將外事四夷內治宮室聚財積穀欲以有爲馬周先事而諫欲如初年之節儉可謂將順其美而救其惡矣自爲終制戒厚葬

范祖禹曰厚葬之禍古今之所明知也夫藏金玉於山陵是爲大盜積而標示其處也豈不殆哉是以自漢以來無不發之陵後之人主知其有害無益而姑爲之以賈禍迹相接而莫之或戒也太宗雖爲終制以戒子孫而昭陵之葬亦不爲儉及唐之末不免暴露之患豈非高宗之過乎

貶權萬紀言銀坑之利

孫之翰曰觀太宗罪萬紀言利真得天子之體天子爲天下所尊非止威勢之重由仁德之高也仁德之本莫大於愛民愛民之要莫先於節用用之有節天下貢賦之入歲有餘矣何至殫山澤之利以困人力乎然自三代之衰秦漢而下人君好利者多由所爲侈大而無節也用無節天下貢賦之入不足以充其費姦人得以言利矣人君顧所用不足必悅其言而從之好利日甚人力必窮人力窮則危亂自至縱未至危亂天子言爲令動爲法好利聞於天下豈其體哉太宗斥言利之臣

他能自節用謹制度絕權倖無過費爾正朔一新其事可見初出宮入三千天下國邑頌其仁愛及宮中欲修一殿則想秦皇之過不越其後體不計熱公卿請營一閣以避暑亦想漢文罷靈臺之事不從其請將幸東都敕預修乾陽殿給事張玄素極言隋室修乾陽勞民之事嘉其言立止出降三樂公主敕有司資送倍於長公主侍中魏鄭公亦故事言長公主尊於公主豈得以親愛厚其資送納其言遂不越禮其設官之制則命宰相房喬杜如晦定其員位文武官止六百四十員多得才氣而少冗食其養兵之法畿內及諸路府兵止六十

萬惟立業於上三為及有兵者上或征者事
給外皆散之農故而自養其民其行賞之事功者
賢者禮而無棄人私其恩外無使巨竇其澤天下
歲入之物有餘用矣故漢賦歛厚風俗其道德
前代聖王所為並自得天子之體矣嗚呼為天子
皆可至是可至是而不至者由所為侈大制度不
立權倖不抑所致爾所為侈大物為國難以養者
制度不立則庶事無節而冗費益多權倖不抑則
姦人競附而私恩益廣冗費多私恩廣天下
儉德亦何能省用太宗自節其用德業日廣
權倖此所以不取山澤之利不困生民之力

用自豐為天子而得其體者仁德於無窮也

殺盧祖尚

孫之翰曰人主操天下之勢不可一日失威令威
令一失則下起慢上之漸漸若不止則紀綱弛而
權移於下何以操天下之勢故謂人主不可一日
失威令也然威令之行不可過中過中則暴暴則
人心離矣太宗之用威令誠得其術故內外之臣
聞一令罔不靡然從之此無他以聰明之性公正
之心剛嚴之體御於內外也以此御內外天下得
不從其令乎盧祖尚丁其時荷其任乃委曲思慮
以身為計遂成驕慢之態宜乎獲罪矣然殺戮刑

之極者施於驕慢之罪此又過矣人臣驕慢殺之復有罪之極者何以加刑若祖尚之罪遂於遐裔而永棄之未至失威令也

謂侍臣朕卽位以來不欲數赦范祖禹曰數赦之害前世論之詳矣夫良民不被澤而罪人獲宥政之偏黨莫甚於此欲以致和而措刑不亦疎矣而人君每以赦爲推恩或祈陰德之報太宗懲之可謂善治者矣

詔有司覆奏死刑

范祖禹曰易中孚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中孚者信發於中也議獄緩死者出於至誠也古者大司

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覆然後判刑先王慎重如此故刑清而民服者太宗之恤刑也可謂至誠而近於古矣幾致刑措不亦宜乎

封禪

范祖禹論文武百官請封禪鄭公止之曰古者天子巡守至于方岳必告祭柴望所以尊天而懷柔百神也後世學禮者失其傳而諸儒之諂諛者爲說以希世主謂之封禪實自秦始皇古無有也且三代不封禪而王秦封禪而仁人主不法三代而法秦以爲太平盛事亦已謬矣太宗方明朝多賢臣

而論佞者猶倡其議獨魏證以為時未可而亦不以其事為非也其後使顏師古議其禮房喬裁定之證亦預焉正觀之末屢欲東封以事而止高宗明皇遂踵行之終唐之世惟柳宗元以封禪為非以韓愈之賢猶勸憲宗則其餘無足恠也嗚呼禮之失也久矣世俗之惑可勝救哉

孫之翰曰封禪之文不著於經典秦漢諸儒用管仲說以為帝王盛德之事無大此禮故秦王漢武行之儀物侈大自謂光輝無窮然封禪之後災異數至天下多事蓋煩費生靈干動和氣所致則崇尚此禮惡足以當天意哉況此禮不著於經典也

司馬遷作封禪書引經典之文但巡守之禮爾王巡守每至方岳必燔柴以告至非謂自陳功於天也帝王治天下能以功德濟生民而致時太平則天必祐之以永久之福郊祀之禮足伸其報何待自告其功也太宗謂以事天至誠掃地足以致敬何必登山封數尺之土此實至論

卽位踰年改元為貞觀

孫之翰曰或明春秋書國君卽位必於元年正月明新君踰年卽但改元也此書卽位踰年豈春秋之法乎答曰尚書記天子傳位改元之法舜則曰月正元日禹則曰正月朔二春秋卽位改元之法

本於此聖人以舜禹之法爲天下之至正也然顧命康王之誥記成王崩康王既爲天子乃釋冕反喪服蓋以先君不書所終之年天子之位不可一日而虛故於柩前卽位明先君傳授之意不及行舜禹之法也但踰年稱君改元亦同其道矣以天子不待踰年卽位則諸侯可知也春秋一國之史聖人修之遂見天下大法天下大法莫若舜禹至正也元年初卽位說者引康誥之文爲定以謂新年正月必改元正位百官以序國史書卽位以表之此雖明不待踰年卽位元年見新君之法不知其因而存舜禹之道也況魯侯卽位雖稱元

必書王正月者上以明王道之序下以見諸王制而卽位也若修天子之史可不知書元年卽位之法乎又後代事艱天子繼統必待踰年稱君勢有不便矣固當依實書之雖略變古法其曰以卽位踰年改元亦所以法尚書定位春秋改元見新君之意也

放宮人三千

孫之翰曰古之明王嬪御之數著於經典者可見也漢之後宮及千數賢如魏相者不肯出仕矣蓋以人君廣置嬪御其損有三侈費甚也內寵多也怨女衆也侈費甚則困民力內寵多則競私謁怨

女衆則傷和氣人君之德所損如是賢者以爲難諫止而不願仕也況隋煬荒虐自古無比強取良家女置後宮者固無其數高祖初入關放離宮之人還親屬此得美事之一節及受禪安然有其後宮欲不荒恣得乎賴聖子承之立矯其過計出三千之衆德天下聳動歌詠唐之盛德也

委太子決訟

范祖禹曰太子之職在於視膳問安古之教者必以禮樂而置師保以輔翼之苟問學明而德性成則忠乎不能聽訟也且年十二而使之裁決民事已早乎若其才則將不學而能不才則宮臣

教之以欺其君父非所以養德也

廢太子承乾黜魏王泰立晉王治爲太子 吳王

司馬溫公曰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愛以杜禍亂之原可謂能遠謀矣

孫之翰論曰王者立太子以嫡以年以德固有常禮若嫡與年者或庸昏或過惡固不可不擇於諸子也擇之之法取衆望決已意則天下歸心矣太宗英主也斷大事未嘗有疑晚年牽愛不能定一子泰長而有過立晉王固無疑何至投牀自苦取決於無忌之言太子君之副社稷之本豈使一臣立之仍命拜謝賴太子良入情有屬無忌忠不擅

其恩不如是必起爭亂之階

張唐英論吳王恪曰太子承乾得罪太宗欲立魏王泰褚遂良諫之以爲不可因召長孫無忌房喬李勣等謂曰我三子一弟如此我心無慘因投于牀抽佩刀欲刺無忌等爭前抱持奪其刀問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有異議者斬之既而又悔欲立吳王恪無忌切諍而止無忌等慮恪爲患因房遺愛謀叛而誣殺之嗟乎太宗之立儲副不足爲後世法也且立太子者非私於己之子也爲天下國家之大本也既以承乾不軌而誅之則宜察諸子之賢不肖擇其有君人之德者

立之不然則立嫡以長以絕爭奪之禍此三代之直道而行也奈何輕天下神器之重以一時之忿引刀自刺使顧命大臣奉詔於惶恐之際不暇議立嫡立賢之計此豈保家安國之道哉既立高宗而復立吳王恪卒使以猜疑而被羅織之罪皆太宗失於獨斷而致之也噫夫人之生貴爲天子之子是天下之貴無以加之也以建立之失不保性命則與夫生於不貴之族反得終天年者豈不遠哉無忌其後卒被流竄死於縣南天下以爲冤然而亦疑其誣殺吳王恪之報應也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六十九

太宗二

南平公主

張唐英

太宗論治之隆替不由於樂

溫公

充容徐氏上疏

孫之翰

大徵天下名儒為學官

呂溫

劉禹錫

范

突厥

范祖禹

康國求內附不從

范祖禹

高麗

范祖禹

孫之翰

薛延陀

溫公

范祖禹

四夷請帝為天可汗

范祖禹

李靖 呂溫 孫之翰

李勣 范祖禹 孫之翰 張唐英

南平公主

張唐英論曰南平公主下降王珪子珪以禮有婦見舅姑儀近代公主出降其禮皆廢今上欽明動循法制使公主謁見豈爲身榮乃與妻就席而坐使公主執筭行盥饋禮自是公主下降皆行婦禮於舅姑自珪始也噫珪可謂能行閨門禮也太宗可謂能以家道而正其女也南平可謂能行其婦道也詩曰平王之子齊侯之孫言其平王之女使其下降與侯之子齊體也而自漢德公主自以帝

王女以陰干陽不復有剛柔上下之分士大夫而恥之故劉裕時江數當尚主乃上表讓婚曰王偃無仲都之質裸雪於北階何瑀關龍工之姿投軀於深井召必以三脯爲期遣必以日出爲限若披請不申當刑膚翦髮投山竄海觀其言則知自古至今夫之被凌其於天下者衆矣况習盡恭於盥饋之禮邪以此觀之則南平之賢可知矣後之公主下降者宜取法焉

太宗論治之隆替不由於樂

司馬溫公曰臣聞垂能日制方圓心度曲直然不能以教入其所以教人者必規矩而已矣聖人不

勉而中不思而得然不能以授人其所以授人者
必禮樂而已矣禮者聖人所履也樂者聖人所樂
也聖人履中正而樂和平又思與四海共之百世
傳之於是乎作禮樂焉故工人執垂之規矩而施
之器是亦垂之巧已王者執五帝三王之禮樂而
施之於世是亦五帝三王之治已五帝三王其達
世已久矣後之人見其禮知其所履聞其樂知其
所樂炳然若猶存於世此非禮樂之功邪夫禮樂
者有本有末中和者本也容聲者末也二者不可
偏廢先王守禮樂之本未嘗須臾去於心行禮
樂未嘗須臾遠於身興於閨門著於朝廷被

鄉遂比隣達於諸侯流於四海自祭祀軍旅至於
飲食起居未嘗不在禮樂之內如此數十百年然
後治化周浹鳳凰來儀也苟無其本而有其末一
日行之而百日捨之求以移風易俗誠亦難矣是
以漢武帝置協律歌天瑞非不美也不能免哀痛
之詔王莽建義和考律呂非不精也不能救漸臺
之禍晉武帝制笛尺調金石非不詳也不能弭平
陵之災梁武帝立四器調八音非不察也不能免
臺城之辱然則雖韶夏護武之音具存於世苟其
餘不足以稱之曾不能化一夫況四海乎是猶執
垂之規矩而無工與材坐而待器之成終不可得

也況齊陳淫昏之主亡國之音暫奏於庭烏能變
一世之哀樂乎而太宗遽云治之隆替不由於樂
何發言之易而果於非聖人也如此夫禮非威儀
之謂也然無威儀則禮不可得而行矣樂非聲音
之謂也然無聲音則樂不可得而見矣譬諸山取
其一土一石而謂之山則不可然土石皆去於山
何在哉故曰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奈何以齊陳之
音不驗於今世而謂樂無治亂何異睹拳石而輕
泰山乎必若所言則是五帝三王之作樂皆妄也
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惜哉

宋氏上疏

孫之翰曰帝王於後宮恩寵過厚非賢德者鮮不
干預時事著名於外蓋寵過厚則言易入言易入
則事可動後宮於帝王可動事則姦邪附之著名
於外又況親族竊恩競爲氣勢內寵至此小則破
家之禍大則爲國之患此必然之勢也太宗在位
歲久於後宮不無寵嬖但外不聞何人爾惟徐充
容以恩顧稱絕不干預時事復能諫爭君失則正
觀宮壺之政可知也宮政如是後代不能遵守神
龍中上官昭容等招權於外廣樹姦黨天寶中楊
妃專勢於時務強執國事既亂數婦人及其家
皆不免誅戮矣竊上世淳風既往入主之尊爲天

下所奉制度必如古帝之簡朴或不能也宮室服用既異於上世矣雖英明之君爲外物所誘必有侈樂之意意有侈樂於後宮豈無所嬖在人情未爲大過也既嬖之居處服玩充其欲足矣何必容其私謁至于國事使歲屬倚之以作勢姦人附之以竊權氣焰既成必至患禍而後已則人君於後宮或有嬖寵能以正觀爲法不惟不擾時事亦足以保安之也

徵天下名儒爲學官

溫虞世南永興公贊曰英英永興華德素行以國以道佐命天下既定爲唐儒宗東觀三集

始生古風乘精繹思假道書圖歷觀百代出入三

古問義和心聽堯舜語歸來帝側獻可替否帝告

永興與鴻頊之倫闡六籍三墳建樂章禮文先師

是宗先聖是崇於廟辟雍沈沈天子所臨或

絃或歌講古述今其從八千纓弁森森猶駭美髯

咸詠德音羽林孤兒亦垂青衿洋洋聲教無遠不

洎日月所照皆成文字鬱開古始掃蕩澆季實我

羣儒成太宗之志英英永興宜曰文懿

劉禹錫論唐之貴文曰天以正氣付偉人必飾之

使光耀于世粹和細縉積于中鏗鏘發越形于文

文之細大視道之行止故得其位者文非空言咸

繫于謀謨宥密庸可不紀惟唐神武定天下羣慝
既驚驟示以文韶英之音與鈺鼓相襲故起文章
爲大臣者魏文貞公以諫爭顯高唐以智略奮岑
江陵以潤色聞無草昧汗馬之勞而任遇在功臣
上唐之貴文至矣哉

范祖禹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
學士修之於家而後升於鄉升於鄉而後升於國
升於國而後達於天子其教之有素其養之有漸
故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賢才不可勝用由此道也
後世鄉里之學廢人君能教者不過聚天下之士
烏合於京師學者衆多眩耀一時而已非育也

養之實也唐之儒學惟正觀開元爲盛其人十之
所成就者亦可睹矣孟子曰學所以明人倫也無
學則人倫不明故有國者以爲先儒不復三公之
制臣未知其可也

突厥 高昌

范祖禹論太宗因突厥請朝而知懼曰易曰其仁
其三繫于苞桑書曰儆戒無虞夫戒所以勵善而
進德也太宗觀突厥入朝而知懼如此其能致正
觀之治宜哉 又論突厥入寇帝悔不用魏徵褚
遂良復立高昌之言曰有國者喪師之禍小而或
以霸秦繆公越王勾踐是也得地之禍大而或以

曰楚靈王齊湣王是也是故廣地不若廣德強兵
不若強民先王患德之不足而不患地之不廣患
民之不安而不患兵之不强封域之外聲教所不
及者不以煩中國也太宗不從忠諫卒自咎悔況
不若太宗之強盛而可為哉 又論用溫彥博策
突厥酋長降者皆拜官布列朝廷置四都督府六
州處其降衆曰先王之制戎狄荒服夷不亂華
以辨族類別內外也孔子美齊桓之功曰微管仲
吾其被髮左衽矣聖人之懲戎狄如此太宗既
突厥而引諸戎入中國使殊俗醜類與公卿大
雜處於朝廷苟欲冠帶四夷以夸示天下而示

亂華亦甚矣是以齊室世有戎狄之亂豈非太宗

廣國求內附不從

范祖禹曰太宗知招來絕域之弊故有所不為然
以兵克者則以為己有而郡縣置之其為疲勞百
姓一也豈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歟然其不受康
國足以為後世法矣使其行事每如此其盛德可
少貶哉

高麗

范祖禹論陳大德使高麗曰言高麗聞高昌仁大
懼曰大德出使絕域當帝宣德澤以懷遠人使聲

教所及無思不服此其職也而以賂遺覘其險阻
詭詐誘其民人以為奇能藉口歸報啓人主征伐
之志罪之大者也且天子之使四夷之所相望而
為謀於外國失使之職豈不辱乎 又論鄧素請
增戍兵曰太宗以增戍兵不若修文德其言豈不
美哉然非能行之直以辯折臣下而已其始不欲
增戍而卒親征不為其小而為其大豈大者能勝
德乎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太宗之謂矣 又
論褚遂良諫親征伐高麗曰高麗臣屬於唐而其
主為賊臣所殺為大國者不可不討然高麗之大
未如突厥其險遠不過於高昌吐谷渾此三國者

皆命將帥以偏師取之遂墟其國何獨至於高麗
而欲自征之乎太宗若從遂良之言雖伐而不克
亦未失也

孫之翰曰正觀中天下治平四夷賓服天子威德
甚盛太宗練兵師尚功名其志甚銳以此不衰怠
之意臨天下可預防患難未保太平之業也但因
一遠夷之臣弒主害民復侵陵鄰國詔罷兵不聽
然彼有罪豈預中國之事命一二將帥出師境上
示征討救援之勢使畏威懷德足為天子能事何
至決親征之計乎忠賢交諫莫非苦言李勣一議
堅不可動遂舉中國數萬之衆驅之異域輕其性

命已似忍心況萬乘之尊力與遠夷爭勝又自輕之甚雖平遼東數城破延壽大軍何足益其威德若延壽納對盧之計危可測乎此蓋太宗英勇自恃忽於深慮李勣順意生事遂成誤計且初議伐遼褚遂良諫止其事太宗然之勣至進逐延陀犯邊聖策本欲追擊由魏徵苦諫致失事機以此激之遂定親征之議及敗延壽之衆太宗下馬謝天則危心可知矣詔從行軍人戰死者加勳級榜殯地則中國士衆殞命於遠夷者可知矣天子荷宗廟社稷之重為天下生靈之主一旦不因中國之事履危難輕入前威德無乃損乎且李勣追咎魏

延陀事謂之失策如延陀犯邊太宗命大破其衆足示中國之威不追擊之亦未失況高麗本不敵犯邊何至親征乎李勣順意生事無以逃其罪矣房喬忍死上表懇諫伐遼賢哉范祖禹曰傳曰國無小不可易也蓋雖小國必有智者為之謀勇者致其死則雖以天下之大百萬之衆未可恃以為必勝也高麗對盧之謀正合於太宗所謂上策使延壽聽用唐師豈不殆哉又論帝驛書報太子於高麗之功曰太宗之伐高麗非獨恃其四海之富兵力之強也本其少時奮於布衣志氣英果百戰百勝以取天下治安既久不

能深居高拱猶思所以逞志扼腕踴躍喜於用兵如馮婦搏虎不能自止非有理義以養其志中和以養其氣始於勇敢終於勇敢而已矣記曰所貴於勇敢疆有力者貴其敢行禮義也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太宗於天下無事不知用之於禮義而惟以戰勝為美也是故以天子之尊而較勝於遠夷一戰而克自以為功務其智能夸示臣下其器不亦小哉 又論帝以征高麗不能成功悔思魏徵曰太宗此擒頡利西滅高昌其威無所不加四夷震懾而玩武不已親擊高

麗以天下之衆困於小夷無功而還意折氣沮初見煬帝以勤遠亡國而龍其所以為太宗之征高麗無異於煬帝但不至於亂亡耳惟不能慎終如始日新其德而欲功過五帝地廣三王是以失之然見危而思直臣知過而能自悔此所以為賢也 又論二十一年高麗之役曰太宗以蓋蘇文弒其君故舉問罪之師當誅其賊臣弔其國又置君而後去之則德刑舉矣而唐師入境貪其土地虜其民人使其父兄子弟流為餓殍且弒君者蓋蘇文也彼高麗之民何罪豈王者之師乎伐而不克益發忿兵乃更欲擾其疆場害其耕稼則是

利於爲寇非禦寇也。又論使蜀造船欲大舉滅高麗曰昔舜命禹征有苗三旬苗民逆命乃班師振旅夫以舜禹征伐猶無功故用兵非美事也老子曰佳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太宗之伐高麗其得已而不已者乎聖人有不能服則反求諸已故舜舞干羽而格有苗未聞以苗民逆命爲忿也太宗不能反已而取其無功欲傾天下之力逞志於遠夷何其迷而不復也夫天下如一久之身四方猶四支也師役四支之病也以高麗之不及於蜀而必欲疲之是一支病而使別支皆其痛也此豈愛身之道乎

薛延陀

司馬溫公論延陀請昏帝初許而復絕之曰孔子稱去食去兵不可去信唐太宗審知薛延陀不可妻則初勿許其婚可也既許之矣可復恃強棄信而絕之雖滅薛延陀猶可羞也上言發言出今可不慎哉

范祖禹論破薛延陀曰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獻獒太保作訓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因事而成恐其驕也太宗不得志於東夷欲收功於北荒因延陀破亡以兵臨之如疾風之振槁左衽之民解辮內附自以爲開

關以來未之有也昔之有天下者莫不以冠帶四夷爲盛德大業何哉故嘗試論之曰中國之有夷狄如晝之有夜陽之有陰君子之有小人也中國失政則四夷交侵先王所以御之者亦可得而略聞矣舜曰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又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然則欲其率服莫若難任人欲其來王莫若無怠荒柔遠能邇治內安外而僻俗之民嚮風慕義不以利誘不以威脅而自至也欲附者則撫之不欲者不强致也故不勞民不費財至於後世之君或讎疾而欲殄滅之或愛悅而欲招來之是二者皆非也何則彼雖夷狄亦猶中國之民也趨

利避害欲生惡死豈有異於人乎王者於天地之間無不養也鳥獸草木猶當愛之況人類而欲殘之乎殘之固不可況不能勝而自殘其民乎仁人之所不爲也爲之者秦始皇是也山川之所限風氣之所移言語不通嗜欲不同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也列爲州縣是崇虛名而受實弊也且得之旣以爲功則失之必以爲恥其失不在於已則在於子孫故有征討之勞饒餉之煩民不堪命而繼之以亡隋煬帝是也且中國地非不廣也民非不衆也曷若無得無失修其禮樂政刑以惠養吾民使男有餘粟女有餘布兵革不試以致太

平不亦帝王之盛美乎故有求於外如彼其難也
無求於外如此其易也然而入君常捨所易而行
所難何哉忽近而喜遠厭故而謀新不入於秦則
入於隋雖不至於亡而常與之同事其累德豈細
哉太宗矜其功能好大無窮華夷中外欲其爲一
非所以遺後嗣安中國之道此當以爲戒而不可
慕也

四夷請帝爲天可汗

范祖禹曰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言
其無君臣之禮也太宗以萬乘之主而兼爲夷
之君不恥其名而受其佞事不師古不足爲

法也

李靖

呂溫凌煙閣勳臣李衛公靖贊曰有隋之末
歲藝帝怒震發五星從太白煥照參野將有聖人
兵定天下金精下射猛毅感激李公矯矯從此奮
跡躍於中原王者則獲壯士不死唐威載赫帝曰
汝傑致天之罰手付金錢俾在式遏不廷則殺如
鷲發發如火烈烈摧枯爍雪應鼓如截遠若荆巫
險若江湖強若匈奴莫不率從莫不震恭車書混
同氛稷蕩空肅侯之功功則維何威明惠和策勇
駕智長驅仁義仁義曠蕩帝王之將焉古曷瞻鐵

山嶮峻

孫之翰論命李靖討吐谷渾曰天子善任人而能主威柄則大臣不驕大臣不驕則中外自肅太宗以吐谷渾拒命一日謂侍臣曰欲李靖為帥討之靖功名之大為當世勳臣方以老病家居聞其言亟見執政請行天子使大臣如是功名不逮於靖筋力未衰於靖者敢驕慢乎人臣不敢驕慢則各盡其才節人臣各盡才節天下事不足治矣天子使人至是者無他善任人而能主威柄也 又帝謂靖曰前者有人護公今朕意已悟命為僕曰曰太宗之明李靖之賢君臣之心可無間矣

深入虜地方成大功安得容讒人之言且謂靖無綱紀致虜中奇寶散於亂兵之手此不識事體之言也靖善用兵法今素整以少精騎深入虜中無綱紀安能成功乎虜中奇寶若果有之散之兵衆正得事宜突厥凌中國久矣一日平之張天威靈國恥安邊寧人非靖盡心兵衆盡力何以成此功以寶貨散之軍衆是上不奉君欲下足恩衆心故謂正得事宜但不知寶貨之有無爾太宗為君何至以奇寶為意集賢將焉賴仁明之德不行重責靖之忠誠無所然望不無君臣之間兩有大過矣及數月始悟其事命靖為相亦足光其功德

宜罪讒人以戒于後世可也

李勣

范祖禹論降李勣事曰太宗以李勣為何如人哉以爲愚也則不可以爲用矣而寧天下矣以爲賢也當任而勿疑何可爲用之不能懷服先黜之而後用邪是以犬馬畜之也夫豈奪其心而折之以威欲得其力而懷之以恩此漢祖所以馭黥彭之徒狙詐之術也五伯之所不爲也豈堯舜親賢之道乎苟以是心而待其臣則利祿之士可得而使也賢者不可得而致也若夫祿之以天下而名顯於馬千駟而不視者太宗豈得而用之哉

翰曰君待臣以道則臣以道報之矣

利則臣以利報之矣此歷代已來君臣之常術也

太宗用李勣有本末勣之才謀智力立功立事

爲大臣宜直然以勣不負李密尤信其心使輔太

子正爲此節勣雖高勣望位尚書預中書門下

事罷已至矣使輔太子取不盡力乎何至無故譴

逐使太子他日授以備射才謂致其死力此正待

一以利也凡入父兄有恩力於人其人稍良未有

不厚其子弟者況天子以大位授人且寵信之豈

於太子不盡力也然勣忠義之士但風氣英豪非

感激不能盡節一日無故逐之不無怏怏及太子

授以僕射勳之機心豈不曉其利誘也至廢立皇
后之際不肯盡忠雖失大臣之節然亦由太宗以
利啓其心也

張唐英曰太宗寢疾謂太子晉王曰汝於李勳無
恩我將責之汝他日授以僕射卽荷汝恩以致死
力乃公爲豐州都督晉王卽位召爲僕射嘗觀史
至此愕太宗於任人之誠有未盡矣且旣知勳可
爲顧命大臣當而授遺詔使爲羽翼奈何勳本無
過失乃責爲輔督使太子自召而用求其致力哉
夫忠臣義士雖在夷狄之中巖野之下亦有憂勞
之心不必位之尊祿之厚然後致死力於國

且臣夫之交亦有可託市道之友亦能知心而
況勳出入將相二十餘年自當致力以答累朝之
恩何必須太子自授以官然後可任使哉使勳小
人也則苟且一時之寵以充訕其志使勳君子也
其肯忘先朝之恩而不盡忠於嗣君乎其後勳竟
不能奮大節以輔高宗乃雷同取容扶立武斷
喪王室皆勳之爲又肯能爲高宗致死力哉諺謂
欲不溺而自墜以石欲不病而自飲以董其太宗
任勳之謂乎

范祖禹論勳勳立武后曰高宗欲廢立而猶難於
顧命大臣取決於李勳之一言勳若以爲不可則

武六必不立矣勸非惟不諫又勸成之孽后之立
無忌遂良之死唐室中絕皆勸之由其禍豈不博
哉太宗以勳為忠託以幼孤而其大節如此書曰
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信矣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六十九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七十

太宗三

房玄齡杜如晦呂溫 孫之翰

魏鄭公呂溫 范祖禹 張唐英 孫之翰 曾子固 白樂天

房玄齡李靖魏鄭公司空圖 張唐英

房玄齡杜如晦

呂溫房玄齡贊曰梁公先覺龍臥待君長彗流光
掃天布新義師雷興公躍其鱗杖策千里來排帝
閣婉婉梁公實懿實聰實光實融羽義翼忠若鸞
若鴻大風動地儒服從容靜運胷中弛張折衝左
右太宗夷凶廓蒙定高祖功告武成翊開太平

我雖忘勞時靡有爭網羅遺賢推轂羣英玉不韜
輝蘭不沈馨飛鴻出冥振鷺在庭濟濟多士太宗
以寧公無事矣闕袞有補惟仲山甫經營四方方
叔邵虎大邦鈞軸至則委汝閒居台輔撫默自處
亦莫敢余侮高節令終嗚呼梁公杜如晦贊曰穆
穆葉公奇姿粹靈蘊元和氣為大國楨乘時恢能
唐室大開故人相攜少與梁公同直上太階更
為陰陽迭作日月佐明四海贊育萬物王度是欽
如玉如金德音悃悃萬有千古永稱房杜如周申
甫

孫之翰論房杜相業曰或問房杜之相也謀議

為不見赫赫之事而世大賢之何也答曰宰相之
功不必赫赫觀時事何如爾房杜自秦府遇王講
天下事固詳太宗卽位遂命作相付任之專不與
他相同乃得盡心助治致時太平以事明之其功
可見宰相之任莫先乎正官職用賢才若官得其
才宰相總其大要庶事舉而天下治矣正觀元年
房杜定文武官六百四十員官既少則才可擇才
可擇則官不濫官不濫則職自舉況公於取士各
盡其才此房杜得左主興治之要道也至臺閣規
模典章文物皆其所定又防姦邪抑權倖各有著
法大槩如此不惟一時之治固足垂憲於後也其

他軍國機務雖謀議不著每籌事太宗從之以太宗之英睿專任二相而從其所籌其賢又可明也卽正觀時事之治二相之功可見矣或曰正觀四年天下大治太宗惟稱魏公之力不及房杜何也答曰正觀之初太宗求治方切魏公專論王道封倫橫議以沮之太宗不惑姦言力行王道及天下之治也嘉賢人之論足以明道故稱魏公之力嫉小人之言不能使之慙悔故恨封倫之不見其言自不及房杜也然魏公議臣也房杜宰輔也魏公論其治體房杜助其施爲爾後世實房杜而下其功者惟詳觀太宗專任之意正觀時事之要

也 又論黜陳師合曰人主之任大臣不可不專亦不可專若深知其人可付國事不專任之何以責成功蓋任專則責重責重則人必盡其才力也若知人未至而專任之苟無成功則有敗事又或竊擅威福有難制之患二者惟在人主審之不可一失失則事機難追矣太宗可謂能審任人之術者也知房喬杜如晦賢而付以國事房杜方盡心職事已著功效陳師合以平常之見欲移主意如晦奏其事意似不廣然慮小臣間言漸害於事公言之爾太宗不惑師合之言喬如晦荷信任如是敢不盡其才力乎此所以成太平之治也然有太

宗之明房杜之賢則可專任而不容人言人主知人未至當審其付任不可執此爲法

魏鄭公

呂溫鄭公贊曰堂堂魏公崇節大志喬幹直聳摩天自致遭風雲時得霸王器一言委質有死無二撫我則后各盡其志事李密太子沈浮變通龍戰既息皇建其極俾補衮職其繩則直諤諤疑疑危言正色保太宗德弼違替否日月不蝕黜漢霸雜行周王道人或有言秉德不撓與封德彝廷禮興樂崇德合道豐保合大和昭明有融起四年中復三代風言出化成神哉厥功尹躬佐商有恥于湯公以其

匡飭聖唐爲唐宗匡致唐無疆永式萬邦

張唐英論鄭公言守成之難自古桀紂幽厲成哀桓靈晉懷愍隋煬帝皆守成之君矣天下大器皆由而失之蓋承豐泰之後府庫實而無所用則思窮土木之妖干戈戢而無所試則思拓邊疆之廣志氣旣驕則悅諂諛之言嗜欲旣惑則惡忠直之諫處瓊殿之華麗而不知下有折廬屋以輸官者享太官之珍羞而不知下有啗糟糠以充腸者有嬪御之煽艷而不知下有鰥寡而亡告者有鄭衛之娛耳而不知下有哀怨可傷者天下已叛而堂上未聞蕭牆已釁而禁中未悟推此信魏公以

守成爲難矣

曾子固曰予觀太宗常屈已以從羣臣之議而魏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已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所自至亦得君以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復嗟惜恨其不愚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大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

不可者夫以諫諍爲當揜是以諫諍爲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況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啓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羣下旣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於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悔之萌芽出於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諫切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也存之於書未嘗揜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爲賢君而伊尹周公爲良相者以其書可見矣今當時削而去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爲

賢且良與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爲尊親賢者諱與此其戾也夫春秋之所諱者惡也訥諫諍豈惡乎然則焚藁者非與曰焚藁者誰與非伊尹周公爲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爲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則以焚其藁爲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藁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君美常在於己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藁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其焚之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謀之

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其乎此曰此非一人之所曾言也今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諍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待已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益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白樂天論魏公勸帝行仁義曰或者曰君臣之道至大也可以漸合不可以速合也天下之化至大也可以漸行不可以速行也賢人之事業至大也可以枉尺而直尋也易以爲殆不然矣夫時之變事之宜其間不容息也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及故時未至聖賢不進而求時既來聖賢不退

而讓蓋得之則不啻乎事半而功倍也失之則不
啻乎事倍而功半也嗟乎或者徒知漸合其道而
不知啓沃之時失於漸中矣徒知枉尺而直尋而不
知變理之時失於漸中矣徒知枉尺而直尋而不
知易失於時則難行於漸中雖枉尋不能直尺矣
近者宰相道不行化不成事業不光明率由乎有
志於漸矣請以前事明之愚嘗聞太宗顧謂羣臣
曰善人爲邦百年然後能勝殘去殺當今大亂之
後將求致理寧可造次而望乎魏文貞曰不然夫
亂後易理猶飢人易食也若聖哲施化人應如響
期月而可信不爲難三年成功猶謂其晚太宗

純其言時封德彝輩共非之曰不可三代以後
漸澆訛皆欲理而不能豈能理一而不欲徵書生不
識時務信其虛說必亂國家於是太宗卒從徵言
力行不倦三數年間天下大安戎狄內附太宗曰
惜哉不得使德彝見之斯則得其時行其道不取
於漸之明効也

范祖禹曰太宗可謂能審取捨矣魏徵仁義之言
也欲順天下之理而治之封德彝刑罰之言也欲
拂天下之性而治之夫民莫不惡危而欲安惡勞
而欲息以仁義治之則順以刑罰治之則拂矣故
治天下在順之而已拂之而能治者未之聞也太

宗從魏徵而不從德彝行之四年遂致太平仁義之效如此其速也故治道在人主所力行耳孰不可爲太宗乎及其成功復歸美於下此前世帝王之所不及也

孫之翰曰帝王興治道在觀時而爲之觀時在至明至明在至公至明則理無不通至公則事無不正通於理故能變天下之弊正其事故能立天下之教弊變而教立其治不勞而成矣孔子曰堯舜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則聖人之意可見矣或曰孔子言善人爲邦百年然後勝殘夫又言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何謂也答曰孔子

爲邦者久之之辭也爲邦者

未能通變時事功業不速必中道而止故教以行仁政乃有成功也若以聖哲之道則期月可矣但後之爲天下者雖欲興起治道多非聖哲之才不能通究時弊以道變之務速其功以行一時之事故所爲駁雜莫復前古之治也觀魏公之論誠得聖人之意文皇能納其言而不惑姦人之議力變時弊以行王道嗚呼明哉大亂之後興立教法不急其功致時太平德流於後嗚呼公哉

曾子固唐令序曰唐令三十篇以常員定職官之任以府衛設師徒之備以口分求業爲授田之法

以租庸調爲歛財役民之制雖未及三代之政然亦庶幾乎先王之意矣後世從事者多率其私見故聖賢之道廢而苟簡之術用太宗能超然遠覽詘封倫而納鄭公之議其爲國家天下意故能此而當是之時遂成太平之功使能推其類盡其道則唐之治豈難至於三代之盛哉讀其書嘉制度有庶幾于古者而惜其不復行也故掇其要可紀者論之于此焉

范祖禹論鄭公陳十漸曰有國者不憂百姓之而疑其財之有餘取之不已不恤百姓之勞其力之有餘使之不已此二者亡之道也人

不反諸己已欲富而惡貧則富者民之所欲也己欲逸而惡勞則逸者民之所欲也與其所欲去其所惡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太宗之明而養民不及其初宜魏徵以爲漸不克終也

孫之翰論魏公諫諍曰魏公以忠直稱於世歷數百年而名愈高李翱論修史之法則曰假如作魏公傳但記其諫諍之詞足以爲正直是魏公得諫諍之道其言足傳信於後也觀正觀十一年魏公上三疏乃諫詞之著者然不過以戒侈逸明任人平刑賞辨忠邪及引前代治亂爲說未嘗深言君過亦不及安危大計詳味其意尤見當時之高致

夫不深言君過君無大過也不及安危大計君能自主威福了天下大事也君無大過能了大事真英主也但政有小失則諫之以前代治亂爲戒使不至於甚此所以爲忠直之臣也魏公事英主力贊政道已成太平之治見其小失尚孜孜諫諍以防其甚如事中常之君天下未治其君或有大過魏公諫諍之言必危切於是至安危大計必忘身以爭也蓋輔相之道不至此不足爲忠魏公之心後之相者詳觀之又論鄭公不避形迹之對曰人臣之任國事莫若知無不爲一存形迹非公之道也且如有賢才滯於下或已之親舊也或

親之親舊也以此避嫌而不舉又如有臣下諫主怒枉爲人譖將被刑戮將行竄逐其人或已之親舊也或權勢之親舊也以此避黨而不辨又如有姦惡之人將爲國患其人或已之所不足者也或權勢之所不足者也以此疑避而不言凡此之類皆存形迹也人臣存形迹爲身之謀爾非所爲國計也夫有賢未用國之失也殺逐無辜君之過也姦人將起時之患也爲人臣者知國之失而不陳見君之過而不正觀時之患而不救但曰我存形迹此罪不細故謂非公忠之道也溫彥博因魏公爲人所毀遂言人臣須存形迹此不忠之言也

賴魏公自陳太宗尋悟其事非君臣相信幾失大
公之道

張唐英曰溫彥博嘗奏魏公不存形迹遂被謗議
帝令諭魏公今後須存形迹魏公因奏曰君臣叶
契義均一體豈可不存公道唯事形迹若君臣上
下同遵此路邦之喪亡未可知也上矍然改容悔
之噫魏公之奏實萬世君天下之龜鑑也嘗觀前
世治道之駁雜敝源之浸淫非無長謀遠慮二賢
經時濟世之主慷慨決裂橫身為國以久寧天下
蒼生然由君臣之志不通上下之情有間當
謂之專權激切敢諫者謂之好訐故朝

論之際有可言而不言所以避嫌疑有可行而不
行所以遠謗議以致事多因循而不革政或偏弊
而不舉始以突隙不徙終焚百尋之屋初以蟻穴
不窒竟潰千里之隄魏晉而下何其紛紛之多也
鄭公深識安危治亂之變極陳切當之論太宗遂
改容悔之真改過不吝而聞諫必從之英主也溫
公會不慮此而反欲魏公形迹則賢與不賢茲可
知矣

范祖禹論魏公論王明暗曰善哉太宗之問魏公
之對也可謂得其要矣夫聖人以天下為耳目故
聰明庸君以近習為耳目故暗蔽明暗之分惟在

於遠邇大小而已矣 又論鄭公望昭陵獻陵之
對曰魏徵可謂能以義正君矣造次不忘納之於
善恐其薄於孝而厚於愛也孟子曰惟大人爲能
格君心之非若魏徵近之矣 又論鄭公對帝天
下未定擇人專取才既平取才行兼備曰太宗以
治亂在庶官欲進君子退小人此王者之言也而
魏公之所謂才行者不亦異乎夫才有君子之才
有小人之才古人所謂才者君子之才也後世之
所謂才小人之才也高陽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爲
才其所以爲才者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高辛氏
有子八人天下以爲才其所以爲才者曰忠

懿宣慈惠和周公制禮作樂孔子以爲才然則才
之所謂才者兼德行而言也後世之所謂才者辯
給以禦人詭詐以用兵辟邪險說趨利就事是以
天下多亂職斯入之用於世也在易師之上六曰
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未
濟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王者創業
垂統敷求哲人以遺後嗣故能長世也豈其以天
下未定而可專用小人之才歟夫有才無行之小
人無時而可用退之猶懼其或進也豈可先用而
後廢乃取才行兼備之人乎證之學駁而不純故
所以輔導其君者卒不至於三王之治也 又論

以鄭公爲太子太師曰魏公之於太宗知無有不
言言無有不盡君臣之際人莫得而問也當是時
太子魏王方爭羣臣有黨證不知之是不明也知
而不言是隱情也且君使之爲太子師倚其正直
以重太子也外不聞告其君以嫡庶之列內不聞
訓太子以禍敗之戒受君之託而無所補救處父
子兄弟疑危之際依違而已豈其疾而耄乎卒之
身沒而見疑讒人得以間之惜哉

穎濱論太宗信用鄭公曰古之人主自中君以上
爲理所屈皆能行之而於下未必加也若漢文帝之
務農唐太宗之於從諫幾於誠矣或問二

誠孰愈予謂文帝言不足而意有餘未嘗爲外
觀美繁於詞命而形於制度不過詔令丁寧而已
而身之所履則可信不誣矣夫知稼穡者必尚儉
彼身衣弋綈足履革舄集書囊爲殿帷罷露臺却
走馬此其意可見也太宗每見賢臣則求諫援引
古今出入經傳此雖無害於聞過而有好奇名之心
似於誠有所不足也意有餘者忘言實有餘者忘
名理之必然也文皇嘗曰恨不撲殺此老文德皇
后問誰帝曰魏徵夫太宗之信用徵如此而猶有
殺心焉則平日之厚敬而深信之未必情也且好
諫者不諱其過而魏徵以諫章與史官帝聞而怒

遂有仆碑罷婚之事何怨之深如此二事或疑其不信予謂或有之

房玄齡李靖魏鄭公

司空圖三賢贊并序曰隋大業末房公李公魏公同師文中公嘗謂其徒曰玄齡也志而密靖也惠而斷徵也直而遂俾其遭時致力必濟謨庸厥後果然宜有贊激云三賢志同夙尚儒風以植公出遇太宗諷議從容謀厥羣雄君勞臣惕荒之關百千年社稷張唐英論房魏曰夫得百騏驎不若得一良馬百太阿不若得一歐冶百騏驎有時而亦

阿有時而缺毀若伯樂歐冶存則舉天下之良馬良劍何求之而不得哉房魏二公文皇帝之伯樂歐冶也當文皇時天下賢士大夫一才一能畢登於朝亦由二公啓沃薦引於上而任用之所以能稱其職而世之談良相者止曰房杜而不曰房魏者何哉房喬起於佐命平定天下輔成太平二十餘年百度修舉其功固大矣如晦與房喬共掌朝政亦多規畫然薨於正觀三年則其功固不及房矣魏公得用知無不爲前後奏議數千萬言著之行事者數百餘條政事大小固有不論正觀太平之功魏公之功最居多而言者不曰房魏而曰房

杜者豈當太宗卽位之初房杜執政天下之民喜見太平之初則言曰房杜及太平已久天下之人但酣樂太宗之德化而功不復歸於臣下是庖人調鼎而不敢食之時也故世不曰房魏焉然迹其行爭考之實效魏公才智在杜之上而規畫並於房故曰房魏二公太宗之伯樂歐冶如晦乃溫彥博之流也奚逮於魏哉

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七十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七十一

太宗四

蕭瑀 呂溫 范祖禹 張唐英

劉洎 褚遂良 孫之翰 張唐英 東坡

王珪 李德裕

裴寂 六一

戴胄 張唐英

孔穎達 張唐英

尉遲敬德 呂溫

李君羨 王元之

王君廓 張唐英

總論太平之政 曾子固 子由 范祖禹

總論羣臣 呂溫

蕭瑀

呂溫蕭公瑀贊曰隋氏不君忠賢莫用桐生朝陽
有集惟鳳捨彼頽厦鬱為新棟路車玄袞開國有
宋武德之暮羣孽內蠹魏魏宋公聳節高步不吐
不茹不來不去屹屹中立為天一柱從容而言社
稷遂安持誠秉忠光輔二君激濁揚清欲人如身
道至廣莫我敢羣境至大不容纖塵雪山倚空冰
照人耿介絕倫為唐貞臣

山論太宗謂瑀真社稷臣曰太宗以蕭瑀無

二心於己而嘉之可謂能知臣矣且天子在而私
於藩王者明君之所甚惡也或誘以利或脅以死
而從之者不亦多乎惟瑀介然自立有隕無貳大
宗所以知其臨大節而不可奪也人君以此取於
人豈不得忠正之士乎

張唐英曰蕭瑀請出家為僧此可罪也然盡忠於
隋及歸國亦多有功績頗見委任歷僕射御史大
夫參預朝政每有謀論房杜不能抗之房等雖心
知其是而不用其言瑀彌怏怏自是罷為太子少
傅此是机閣瑀而使優閒爾且房杜可謂賢相也
經綸草昧以啓天下之業竭忠悉慮以成天下之

務不求備而責人不以已長而格物正觀太平之功誠有力焉然於瑀尚亦有所抑遏豈亦珪之玷而珠之翳乎古人謂事雖淺當深謀之言雖輕當重思之由不知言以致知言而房杜二人於用人亦至矣而尚失於瑀豈瑀之性褊躁每於議論之際務以直氣自豪而不能從容委曲詳悉評議但求辯博而取勝於諸公故房杜自以持天下之政權柄在己恥其不能卑論每有不容其說然以二公才過於人雖不從一蕭瑀之言無害爲賢相後之執政者必欲跡房杜業成就太平之功則不可使順旨者榮華逆意者枯槁心知其是而不用其言庶乎國家之政無有蔽而不通故曰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者蓋取於衆苟不取於衆是哥奴輩昔嘗箱天下之口而自任耳

劉洎褚遂良

孫之翰論曰劉洎之死據舊史所書由遂良之譖也然伐遼之行太宗諭洎輔翼太子之意洎有誅大臣之對時已責其疎健太宗自遼東至不豫洎謁而深憂或言誅大臣事亦與前疎健之語何異儻爲遂良所奏太宗累前怒殺之跡其事狀近於是矣若洎止憂聖體絕無他言又引馬周自明周對與洎不異太宗何至偏信遂良護言遽殺大臣

乎況洎有罪而周隱之又安得止罪洎而不責周也蓋褚遂良諫廢立皇后事以忠直被譴姦人從而譖之惟恐無罪故劉洎之子訴父爲遂良所譖李義府助之賴樂彥璋力辨其事遂良譖洎之言當出於此矣又正觀實錄本敬播所修號爲詳直後許敬宗專修史之任頗以憎愛改易舊文則遂良譖洎之事安可信也

張唐英曰太宗征遼留洎於定州輔太子謂曰安危之機所寄尤重洎對曰大臣有愆臣卽行誅太宗戒曰臣不密則失身卿性疎健宜戒之以保終吉及征遼還上在道不康洎謂褚遂良曰

遂良奏曰洎之正當輔少主行
自盡而論者謂遂良陷殺洎後亦流貶蓋其
然觀洎爲性不甚周慎當有此言非遂良誣之
何以明之且洎因爭飛白書不顧陛簾之分輒
御牀又對太宗尚欲親誅大臣而太宗戒以不安
至是見上不豫忽發伊霍之言固必有之及遂良
不肯立武氏貶死愛州則天臨朝之際洎之子訴
理其父之冤必不言其父之失復李義府輩左右
之故史臣從而書其子之言以爲遂良所誣此乃
必然之理然遂良有可責者止可奏於上令削其
官爵不可不救而令賜洎死也茲可罪也

東坡論遂良飛雉集宮之對曰唐太宗時飛雉數
集宮中上以問褚遂良曰昔秦文公時童子化爲
雉鳴鳴陳倉雉鳴南陽童子曰得雉者王得雌者
伯文公遂雉諸侯光武得其雉起南陽有四海陞
下本對秦故雉雌並見以告明德上悅曰人不可
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予以誦秦雉陳寶
也豈常雉乎今見雉即謂之寶猶得白魚便自比
武王此諂妄之甚愚瞽其君而太宗善之史不譏
焉野鳥無故數入宮此乃災異使觀者在必以高
宗鼎耳之祥諫也遂良非不知此在鼎耳而取
寶非忠也

上珪

李德裕論王珪對太宗納廬江美人曰自古得代
國之女以爲妃后未嘗不致危亡之患者何也臣
國之餘焉能無怨氣其立基創業之祖宗必皆一
時之英傑其社稷山川之鬼神當爲一國之所奉
愛其血食忿其滅亡故能爲厲矣必生妖美之色
蠱惑當世之君使其骨肉相殘以壞於內君臣相
疑以敗於外危亡之兆鮮不由此史蘇所謂必有
女戎妹喜妲己褒姒是也史蘇言之詳矣今不復
論是以晉獻得驪戎佚女太子有雉經之醜禍及
三世符堅納慕容姊弟秦宮有鳳兮之謠敗於五

將符山破於五梁武取東昏所幸幾至危國隋文帝
陳主之妹終以殞身此皆禍敗之著明者也又夏
姬入荆子反疲於奔命吳人始叛楚秦異嬪重晉
世祖怠於為政戎狄乃亂華矣所以王珪觀廬江
美人正言納說如王珪者可謂識微之士明於禍
福矣

裴寂

六一曰予嘗與尹師魯論自魏也晉而下佐命功臣
皆可貶絕以其二心舊朝叶成謀主雖曰患於所
事而非人臣之正也及讀裴寂傳跡其終始良有
以哉始寂為晉陽宮監私以宮人饋高祖因見

暱可謂貳隋矣及太宗以博奕啗之遂開義師之
謀卒成唐室劉武周為寇請行自敗不即就誅者
非特佐命有功豈非曩時私狎之恩哉坐交沙門
法雖免官見放復有所陳太宗數之曰計公勳庸
不至於此數以武德官政之謬皆歸其人又聞妖
主不自明乃欲殺人緘口遂被流放列其四罪貸
不致理蓋由進身之私恩衰即敗也韓彭之功猶
終不保況寂也哉

戴胄

張唐英曰正觀中詐偽資蔭者許自首免罪不首
者死俄有詐偽者敗露胄斷流以奏之帝曰下勅

今死今斷從流示天下以不信也卿欲賣獄乎曹
曰陛下當卽殺之非區所及卽付所司臣不敢虧
法觀曹之言乃效張釋之爲心也然而釋之已失
對於孝文曹亦失言於文皇且人君執天下之柄
可生可殺威福在已古之聖賢慮人主持崇高之
位而輕於刑罰故臯陶告虞舜戒惟刑之恤周公
作立政戒成王以庶獄今曹之意以爲卽當殺之
非臣所及謂人君可以不用法而殺人使爲人主
者皆如太宗固無慮有淫虐之刑設使兇暴如桀
紂者謂有司執法不可委之於有司乃任情殺人
則恐無辜者無告矣若曹者宜曰聖人之制必關
王者之法不枉輕重陛下亦不可得而私之
豈敢得而專之必歸之中正合乎王極使人無
冤枉奈何其意反謂爲君者用法不必慎爲臣者
用法須慎王子雍謂輕於爲君而重於爲臣其曹
之謂乎

孔穎達

張唐英曰孔穎達嘗撰周易正義又與馬嘉運趙
乾協蘇德詳等參詳以行於世觀其發明三聖之
旨通貫萬化之蘊其亦深於易乎然於下繫云案
諸儒象卦制器皆取卦爻象之體今韓康伯之意
直取卦名因以制器案上繫云制器者尚其象則

取象不取名也韓氏乃取名不取象於義未善今
既遵韓氏之學且依此釋之甚哉穎達之失聖人
之道至深遠而學者不悟故洪生碩儒為注疏以
啓導後進而使得其餘今韓氏既失於取象之義
而已為正義當為刊正指歸以為後人之師法奈
何既知其失不為剖析是非又從而蹈其失哉夫
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蓋取諸益益者震下而巽上
震陽木動也巽陰木可揉也而揉以為耒耜之象
其動在下耕田之象也而韓謂制器致豐以益萬
物又剡木為舟剡木為楫之象而韓謂乘理以散
動也斲木為杵掘地為臼蓋取小過小過者艮下
而震上艮山也震木也山止於下木動於上
之象而韓謂以小物濟用諸如此類失者甚眾不
可備舉韓氏妄肆臆說穎達又不發明其得失誠
可惜也類而推之則聖人之旨皆可見矣學者宜
自求之

尉遲敬德

呂溫尉遲鄂公敬德贊曰侁侁鄂公百鍊龍泉沈
翳未宣氣衝斗間佩非其人敬德初事躍入大川
神武獲焉提之上天天地之內指麾無前熊威虎
力隱若敵國剛毅木訥安劉必勃武德之屯手拔
禍根掃除氛昏捧出日月耀于天門功名遂高

謝戎事烈烈猛志化為和氣深地高堂願性保常
肩瓊飲露靜奏清商商為臣勵事君鄂公之志之
仁公貞觀後不交人事常煉氣
服食奏清商樂以自奉

李君羨

王元之李君羨傳論曰正觀中太白頻晝見太史
曰女主昌又謠言曰當有女主武王者太宗深惡
之時李君羨已封武連郡公又為左武衛將軍在
玄武門上因武官內宴作酒令各言小字君羨自
稱五娘以其封邑皆有武字乃名合女主之讖愕
然忌之卒以謀反下詔誅焉噫太宗以聖文神武
駕馭英雄心腹推于人故人不疑矣賞罰當

故人不怨矣至于進功臣而黜宗室亦一代之真
主耳且其侯君集之反也太宗自按之洎得其狀
復謂羣臣曰往者國家未安君集實展其力不忍
致之于法吾將乞其性命公卿其許我乎太宗厚
君集而薄君羨邪蓋天文變于上人謠騰于下雖
聖人不能不疑懼矣而脩德可也疑而行誅則有
陷于非罪者必矣然君羨匹夫之命不足道也洎
武氏復出則太宗之德得無累乎故書曰疑謀勿
成為是也僕讀書至是嘆君羨之罹罪無辜而見
誅惜文皇之用刑有誅而不中因論以志之亦以
為君臣之戒

王君廓

張唐英曰太子建成既被誅詔召幽州都督廬江王瑗入朝瑗建成之黨也甚懼之時王君廓與瑗之兵素性險薄欲陷瑗以爲己功乃始說瑗令舉兵而反君廓因是擒瑗縊殺傳首京師君廓以功遷領軍大將軍嗟乎瑗無長謀遠慮爲君廓所賣遂陷叛逆此固可誅然瑗之叛由君廓致之朝廷不原其心遂除籍屬沒其家產而進君廓之秩以瑗家口賜之俾代其位而稔姦植惡使小人心愈無畏憚而自謂得計矣譬人有植樁者而父云非善也請伐之旣而求以爲薪是利在

也以太宗雄才大略高絕夙古而譎巧之人尚得逞其志比之諭人伐樁求以爲薪不甚相遠而不加誅戮以懲不忠不義之人又嘗比之爲藺相如豈嫉建成之深而恥瑗爲之黨故雖君廓暴兇悖逆不叶天道而不以爲下取古所謂愛之欲生而惡之欲死於瑗與君廓見之矣然尤可惜若瑗乃高祖從父兄之子雖有罪逆其家口止可從坐不然幽之掖庭不當以賜君廓而君廓亦何面目而受之哉噫禽獸不爲也而君廓爲之是不迨禽獸也

總論太宗之政

曾子固曰予少讀唐書及正觀政要見魏鄭公王
珪之徒在太宗左右事之大小無不議論諫諍當
時邪人庸人相參者少雖有如封倫李義府輩太
宗又能識而疎之故其言無不信聽卒能成正觀
太平刑置不以居成康上未嘗不反復欣慕繼以
嗟喟以謂三代君臣不知曾有如此周旋議論否
雖臯陶禹稷與堯舜上下謀謨載於書者亦未有
若此委曲備具頗意三代堯舜去今時遠其時雖
有謀議如正觀間或尚過之而其史不盡存故于
今所聞見豈是不可知所不敢臆定由漢以降至
于陳隋復由高宗以降至于五代其史甚完其

臣無如此謀議決也故其治皆出正觀下理勢然
爾

子由論曰太宗之賢自西漢以來一人而已任賢
使能將相莫非正人恭儉節用天下幾至刑措自
三代以下未見其比也然傳子至孫遭武氏之亂
子孫爲戮不絕如綫後世推原其故而不得以吾
觀之惜乎其未聞大道也哉昔楚昭王有疾卜之
曰河爲祟大夫請祭於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
望江漢淮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三遍也不穀
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及將死有雲如衆
赤鳥夾日以飛三日王使問周史周史曰其當王

身乎若祭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置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亦弗祭孔子聞之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吾觀太宗所爲其不知道者衆矣其能免乎貞觀之間天下旣平征伐四夷滅突厥夷高昌殘吐谷渾兵出四克務勝而不知止最後親征高麗大臣力爭不從僅而克之其賢於隋氏者幸一勝耳而帝安爲之其意亦欲夸當年高後世耳太子承乾旣立十餘年復寵魏王泰使兄弟相傾承乾旣廢晉王嫡子也欲立泰而使異日傳位晉王疑不能決至引佩刀自刺大臣救之而止父子之間以愛故輕予奪至於如此帝不得秘識言唐後必中微有女武代王以問李淳風欲求而殺之淳風曰其兆旣已成在宮中矣天之所命不可去也徒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且自今以後四十年其人已老老則仁雖受終易姓必不能絕李氏若殺之後生壯者多殺而遲則子孫無遺類矣帝用其言而止然猶以疑似殺李君羨夫天命之不可易惟修德或能已之而帝欲以殺人弭之難哉帝之老也將擇大臣以輔少主李勣起於布衣忠力勁果有節俠之氣嘗事李密友單雄信密敗不忍以其地求利密死不廢舊君之禮雄

信將死以股肉啗之使與俱死帝以是爲可用疾
革謂高宗曰爾於勳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卽授
以僕射高宗從之及廢王后立武昭儀召勳與長
孫無忌褚遂良計之勳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子
罪莫大於絕嗣將廢之遂良等不可他日勳見帝
曰將立昭儀而顧命大臣皆以爲不可今止矣勳
曰此陛下家事不須問外人由此廢立之議遂定
勳匹夫之俠也以死徇人不以爲難至於禮義所
重社稷所由安危勳不知也而帝以爲可以屬
孤寄天下過矣且使勳信賢託國於父竭忠力以
報其子可也何至父逐之子復之而後可哉抑此

以待臣下於義旣已薄矣凡此皆不知道之過也
苟不知道則凡所施於世必有逆天理失人心而
不自知者故楚昭王知大道雖失國而必復太宗
惟不知道雖天下旣治且安而幾至於絕滅孔子
之所以觀國者如此

范祖禹曰太宗以武撥亂以仁勝殘其材略優於
漢高而規模不及也恭儉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
矣迹其性本彊悍勇不顧親而能畏義而好賢屈
己以從諫刻厲矯揉力於爲善此所以致正觀之
治也夫賢君不世出自周武成康歷八百餘年而
後有漢漢八百餘年而後有太宗其所成就如此

豈不難得哉人主之所行其善惡是非在後世當其時不可得而辨也故凡太宗之行事其善與不善臣皆舉其大略矣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人君擇其善者而從之足以得師其不善者而戒之足以爲資矣

總論羣臣

呂溫凌煙閣勳臣贊序曰我二后受成命撫興運軋坤軸撼乾樞鼓元氣而雷域中騰百川而雨天下雷收雨霽如再開關蕩焉與太極同功貞觀十七年太宗以功成治定秉爲而不有之道讓德于阻考推勞于羣臣念匡濟於艱難感風雲於時

思所以攄之無窮乃詔有司擬其形容圖書於凌煙閣者二十有四人蓋象乎二十四氣之佐天昭勳德也昔者舜以五臣致理周以十亂反正高祖以三傑作漢光武以二十八將中興若夫錯綜勳賢宰籠今古雄四代而高視者其惟聖唐乎至若唐高祖劉渝公之倫採元符建帝圖昔戴神堯舉晉陽而活天下此則大禹之拯溺也魏鄭公以致君爲己任諫若不及蹇蹇左右秉心宣猷此則魯絲之颺言也虞永興糾合羣儒旁求百代明備王禮克諧帝樂使我大國煥乎其有文章此則夷夔之制作也長孫趙公舉大義除二兇安宗廟定社

稷以振我不赫無疆之休此則周公之匡救也英
衛受天勇智雄武佐聖鼓行海內麾定四方此則
太公之鷹揚也房杜玄機朗識並運帷幄神發嚮
效謨成天功此則蕭何之指蹤也子房之決勝也
尉遲秦程剛毅木訥氣鎮三軍力崩大敵匹馬孤
劍爲王前驅此則吳漢之樸忠賈復之雄勇也其
餘皆懷棟殊材黼黻異制儔諸古烈罔有慙德皇
王之際於斯爲盛其始也文爲經武爲緯智斯作
忠斯述其末也大不偏小不遏退者全來者達控
而縱之使自用之推而引之使自盡之不設籠檻
以觀遼廓之致不頓韁鎖以極權奇之變執一德
非盛歟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七十一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七十二

高宗

廢立皇后 石守道 孫之翰

追尊上祖并高祖太宗文穆文德二后帝自

稱天皇后自稱天后 孫之翰

追謚太子為皇帝 范祖禹

改元顯慶 孫之翰

封禪改元乾封 孫之翰

于志寧請衡山公主後三年喪成婚 范祖禹

責五品以上言事 范祖禹

斥許敬宗對慧星為高麗滅之兆 范祖禹

來公敏諫止幸涼州范祖禹

劉仁軌請李敬立鎮洮河以陷之孫之翰

李勣范祖禹孫之翰

長孫無忌范祖禹
孫之翰

上官儀郝處後
孫之翰

劉仁軌張唐英

總論高宗范祖禹
子齒

廢立皇后

石守道曰吁虐哉高宗也隋氏酷民塗炭太宗援之以仁義躋之於富壽民方出死地而登樂土高宗溺於一婦人輕以天下授之民復塗炭者二十

年信矣高宗之虐也初太宗不豫執高宗手願禪褚遂良長孫無忌曰我好兒我好新婦今付卿暨王皇后廢立則天後唐室幾為丘墟李氏子孫繼踵殺戮皆高宗之虐毒及於祖先流於後世也噫皇后者宗廟之本也天下之母也天子理陽道后理陰德君治外事后聽內政君之與后猶日之與月也陰之與陽也立之必以存天下之大公繫宗廟之大本為社稷之大計合於天地人心而後可以得立也廢之必以存天下之大公係宗廟之大本為社稷之大計合於天地人心而後可以得廢也高宗專一人之欲徇一人之愛不顧天下大公

宗廟大本社稷大計而以一時之私情自廢立聚
貽武氏之禍幾乎覆宗絕祀為虐不亦甚乎

孫之翰曰高宗卽位數年奉先帝成法以臨天下
頗得守文之體一日昏惑自恣不奉天戒雖前代
荒亂之主少過之者天子之貴嬪御之衆何至私
先帝才人使逞險譎之計誣陷中宮為國大醜且
晉邸升為皇儲卽位之年地震久而不止是天意
以陰盛為戒也太宗臨終顧無忌遂良稱好兒好
婦是以家國事以付託於大臣也武氏詭計初行
方議廢立遂良以死爭之是不負先帝之付託
嗚呼先帝付託於臨終天地示戒於連年大臣

事於所議稍近中常之主當知事理甚明不可
念況高宗少為聖父教訓正人輔導豈全不辦事
理乎但內惑嬖者之計外納姦人之言止不奉天
戒次不遵父命下不顧忠議徇一時之欲以至於
此心知皇后無辜而憫之天為嬖者戕殘都不敢
問此又孱懦之態甚矣使文武之臣蕃蕪之長共
朝嬖者此又亂禮之甚前代未有率使嬖者擅
人主之權害宗室殺大臣幾移宗社實高宗之過
也然高宗之過雖姦黨所贊亦由李勣微言于志
寧顧望致之爾李勣荷先帝付託志寧任宰弼之
重若稍助遂良無忌韓瑗來濟之言姦黨豈能動

乎是極謙高宗之過者遂良也成就高宗之過者
李勣志寧也故書曰右僕射河南郡公褚遂良諫
廢立皇后降漳州都督書其言高宗稱天監之任
也諫廢立明廢者不當廢立者不當立也因諫而
明無罪也遣勣志寧立皇后不書其官但名之者
明勣志寧無大臣之節所以廢之也書臨斬立皇
后而不曰帝見高宗無人君之體矣

追遵上祖并高祖太宗文穆文德二后帝自稱天后
后自稱天后

孫之翰曰謚所以尊名也古之天子諸侯卿大
書名雖多惟取一大善為稱不使名浮於一也

代帝王謚號或實或虛不能盡如古制然必以廟
廟之始一二字為定高祖起義兵雖出太宗之謀
然親平大亂成就王業謚武宣矣太宗本以武功
定天下即位之後行王道致太平推誠人心幾致
刑措紀綱號令與治古同謚文宣矣今高宗加謚
高祖曰神堯不惟越禮適所以辱之也高祖於堯
之道安可擬況稱曰神堯人必謂不稱其名既知
不稱得非辱之也二后加號神聖尤乖其實孟子
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豈中宮
之位可當其號乎此蓋武后自欲尊大矣稱天后
高宗遂稱天皇高宗與后既欲稱號不當遂遵尊

祖宗二后用掩其跡嗚呼為天子徇后之欲僭天
其稱瀆祖宗亂典禮使後嗣觀之益尚崇飾此高
宗之過也高宗之過亦由大臣有司不守經義逢
君之惡所致爾
追謚太子為皇帝

范祖禹曰皇帝者有天下之號苟無其位非所以
為贈謚也父沒而後子立今父在而追謚其子豈
禮也哉李泌以為武后欲謀篡位醜夫李湛蓋高
宗不之知而後復加之尊名以掩其跡是時政出
於后高宗尸位而已其後明皇追謚寧王憲代宗
追謚建寧王俛以此為故事皆不正之體不可為

後世法也

改元顯慶

孫之翰曰人君即位之年謂之元年者元始也人
君布政自茲而始首月謂之正月取其正始之義
也厥後以數繼之終於一世焉此前古聖人不易
之法也至漢文帝惑方士之言改後元年始亂古
制孝武因事別立年名歷代帝王皆遵尚之唐武
德正觀雖為年號各終一世不復改元此於古制
不失高宗守成何為不奉祖宗之法且在位七年
矣而謂之元年於理安乎若以立太子之始得以
改元不知天下事統於天子乎統於太子乎事不

師古而至於此由大臣昧於經義而然也
封禪改元乾封

孫之翰曰太宗以大功大德平治天下其朝廷之
事則賢才在位法度施設其生民之樂則刑罰幾
措歲時屢穰其四夷之服則大者來臣小者安帖
前古聖王之治何以加焉尚謂封禪盛德之事慮
已所爲未當天心終不行其禮高宗在位十餘年
雖賴先帝遺德生民安業四夷不動奈朝廷之事
姦人亂政忠賢竄戮太子廢殺臨朝聽斷則中宮
垂簾於後得以預聞威福之施不專於已此大亂
已見有何功德可以告成蓋徇后之欲舉稀闊

物誇耀天下爾登封之後歲饑民困日食禁見
年不已豈非功德之薄妄告於天又千乘萬騎之
行勞費民力干動和氣所致也姦人預慮天時不
順先引漢乾封故事建爲年號若以歲旱爲乾封
則民之飢困災變頻仍是果天祐哉爲天下者切
戒於此勿輕議盛德之事

于志寧請衡山公主三年喪畢成婚

范祖禹曰書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君喪三年自
古以來未之有改也漢文率情變禮薄於喪紀始
令吏民三日羣臣三十六日而釋服雖欲自損以
便人而不知使人入於夷狄也自是以後民不知

戴君之義而嗣君遂亦不爲三年之服唐之人主鮮能謹於禮者故有公除而議昏亮陰而舉樂內無父子外無君臣而欲教化行禮俗成難矣夫君者父道也臣者子道也無君是無父也況人君而可以無父乎若君服於內臣除於外是有父子無君臣也爲國家者必務革漢文之薄制遵三代之隆禮教天下以方喪三年則衆著於君臣之義矣

貢五品以上言事

范祖禹曰太宗嘉納直言導羣臣以諫爭是以論嗣失者日相繼也後嗣承其餘烈以高宗之闇不言於臣下如此由其祖宗爲之法也詩曰貽

孫謀以燕翼子太宗之謂矣

斥許敬宗對彗星爲高麗滅之兆

范祖禹曰天垂象聖人則之三辰之眚天所以警戒人君也昔齊景公欲懷彗星晏子曰彗所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穢焉若德之穢穢之何損而許敬宗諂諛人主歸咎高麗豈不矯誣上天乎高宗庸昏而猶能出人君之言其至誠足以動天矣然則自古失道之君未必其身親爲不善也姦佞之臣納之於惡者蓋多矣亦可以爲戒哉

來公敏諫止幸涼州

范祖禹曰自褚遂良韓瑗來濟之逐長孫無忌之

死天下以言爲諱久矣而高宗責羣臣之不言若
賢主之所爲何哉蓋親見太宗孜孜求諫聽受直
言於心不忘而欲慕其名是以時亦爲之及其溺
於所愛不顧禮義則雖以元舅之親顧命之臣以
先帝遺言爭之確乎其不可入也涼州之不行得
非武后之意乎何其從其細雖曰能聽諫而謹其
細行亦不免陷於大惡也

劉仁軌請李敬玄鎮洮河以陷之

孫之翰論李敬玄統兵曰王者能知人能駕馭臣
下不欺矣將相不忌賢不私怒國事盡濟矣
六練邊事與仁軌立異此於廟堂之上恥所

忌其賢而違其議也仁軌知敬玄非將帥才決
鎮守使之敗辱此恃其功名欺君以逞私怒也高
宗不察敬玄不能統兵但徇仁軌意遣之尋致兵
師敗衄自損國威此昧知人之明失馭臣之術也
是舉也君臣之間俱不免過然仁軌之過大矣

李勣

范祖禹論帝欲求諫勣對以陛下所爲盡善羣臣
無得而諫曰甚矣李勣之佞也陷君於過又譎以
悅之君有求諫之心而人臣無納忠之志其罪大
矣勣本羣盜不學無識可爲將而不可爲相以輔
少主居伊周之地非其任矣 又論勣將死以房

杜爲戒曰易曰積善之家必有所慶積不善之家必有所殃君子如欲澤及其子孫世守其門戶則莫若積善以遺之而已矣。房杜事君以忠其子孫不肖覆宗絕祀出於不幸非其積不善也。李勣一言而廢母后立孽女殺忠臣罪不容誅得死牖下幸矣。至於子孫率羣不逞以起兵以興復爲辭而希覲非望之福戮及父祖剖棺暴屍豈非餘殃哉。而勣之將死乃以房杜爲戒可謂不能省己者矣。古者父子之間不責善骨肉之親無絕也。而有志氣不倫交游非類者遠使殺之殘忍無親何異於是。爾乎非所以爲訓也。

孫之翰論命勣爲僕射曰唐采魏晉而下歷代宰輔之制以僕射侍中中書令爲正宰相故僕射二品侍中中書門下三品本由李勣自尚書授詹事詹事卑於尚書藉主輔太子而授之同中書門下三品者得預聞國政比侍中中書令之任也。今勣授開府儀同三司又以僕射開府從一品僕射從二品今同三品豈不與立號意乖乎。又杜佑通典曰同中書門下三品當以階卑官高今所給祿秩同品爾按此以非位者後同三品者止記初命率不以爲位號也。

長孫無忌

范祖禹論高宗欲立武后先官無忌妻子曰高宗
欲廢后而立妾故官無忌妻子又重賂以悅之誘
之以利非德賞也而無忌受其官與賜豈未之思
乎大臣欲以義正君而先役於利則不足以爲重
矣無忌苟辭其官反其賜而不受使其君知大臣
之不可誘以利亦足以格其非心而益見渾矣無
忌不知出此卒使武后怨其受賜而不助己姦臣
得以入謀高宗無足譏焉惜乎無忌之不學也
孫之翰論帝以許敬宗告無忌反遂逐無忌曰人
主之惑讒言由不知其人爲弊爾高宗於許敬宗
非不知其人也且如敬宗修太宗實錄移威風誠

曰三代以道御天下動容貌出斷氣遂巡至
廟堂之上而諸侯承德四夷向風何其盛哉至其
後世稍衰桓文迭興而維持之要之以盟會齊之
以征伐旣已畢矣然春秋之後吳越放恣繼之以
田常三晉之亂天下遂爲戰國君臣之間非詐不
言非力不用相與爲盜跖之行猶恐不接雖桓文
之事且下試矣而況於文武成康之舊款秦起於
西陲與戎狄雜居本以彊兵言國爲上其先襄公
最賢詩人稱之然其所以爲國者亦猶是耳詩曰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夫蒹葭
之方盛也蒼蒼其強勁而白露於甲至以白露凝

戾爲霜然後堅成可施於人今夫襄公以耕戰自立而不知以禮義終成之豈不蒼然哉然而君子以爲未成故其後世但於爲利而不知義至於商君厲之以法風俗日惡鄙詐徂暴甚於六國卒以此勝天下秦之君臣以爲非是無足以服人矣當是時諸侯大者連地數千里帶甲數千萬雖使齊桓晉文假仁義挾天子以令之其勢將不能行惟得至誠之君子自修而不爭如商周之先君庶幾可以服之孟子遊於齊梁以此干其君皆莫能信以爲詐謀奇計之所不能下長戟勁弩之所不能克區區之仁義何足以致此然魏文侯當時

又論郝處俊不令后攝政曰處俊諫高宗不令武后攝政可謂社稷之臣也自上官儀被殺高宗爲后所制奪其威權內外畏之無敢忤其意者高宗數因疾欲令攝政亦勢逼而然也處俊不顧禍患懇諫其事至引魏令不許皇后臨朝爲證是時也處俊之心止知有社稷計不知有身計也言旣激切復經義明白又得義琰爲助雖昏主悍后義不能違矣夫人臣之事君也見大過而不敢言臨大事而不敢當者正欲保位而避禍也處俊當武后擅權上下危逼之際忠言唯論以救其事義琰協心助爲之言二公竟保大位下罹其禍如于

志寧輩預廢立皇后之議顧望不言乃保位避禍
之意也然竟不免譴黜止一刺史而死但得畏懦
不忠之名爲世所罪又豈能保位避禍乎則人臣
事君不可自計利害也夫邪正在於所守禍福繫
於所值守者己也不可不固值者時也此不可必
惟不失忠義節則窮通死生賢矣

劉仁軌

張唐英曰咸亨中戴至德與仁軌爲左右僕射每
有申訴冤枉仁軌輒美言許之時號解事僕射至
德卽據理詰難未嘗與奪有即者密爲之請
不辭事僕射噫一子優劣可見

勳勞所以立功忠恕所以立名退讓所以全美機
原所以任事若至德之心近此四者矣仁軌則不
然掠公家之美以爲公務容悅之容以求名啓奔
競之塗以爲美煽澆薄之風以爲任乃乾沒邀利
之徒非謀猷稱后之臣而世之庸庸者不責其實
不原其心探其言樂其多可從而倡和以爲賢者
而至德名反在其下昔王莽好諂諛悅人以收天
下之心卒移漢祚雖仁軌非有此心然恐後世奸
名邀美之士飾正於外藏詐於內跡而行之則賢
不肖混轂而姦邪之漸浸潤矣故論之以爲後世
容悅之戒

總論高宗之政

范祖禹論永徽有正觀風曰高宗卽位之初日引
刺史問民疾苦尊禮輔相恭己以聽故永徽之政
有正觀之風察道裕希旨而自責行己之不足取
信觀胡人進戲而知所好之不可不慎率是道也
豈不足爲賢君哉不數年而悖繆昏惑忠臣不可
諫骨肉不相保雖享國日久卒成武氏之篡何哉
初親賢後用佞也書曰孺子其躬孺子其躬其往
周公所以戒成王也況高宗乎

子由論高宗智足以保身曰高宗之淫昏孱暗又
悍妻操制其柄外聚羣不逞之徒而禍不

者有以也非幸也其智蓋有足以自衛者學
東方言者謂高麗將亡之祥上曰高麗小夷且
吾民也夫是言能出諸口則亦有不可欺者以
教子賢故怒其人常與賢交通令其父訓之其父
卽手殺之上聞而不善也更貶其父夫刑政能如
是則希其意者必相戒而天下聞之猶有父子之
義焉夫能酌理而不苛盡欺參以義而諂有所不
受其應物之際不失其五此足以保其身矣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七十三

則天一

廢立中宗預朝政

范祖禹

孫之翰

楊英

狄仁傑

范文正公

子由

孫之翰

裴炎

張唐英

五王

薛季昶附

張唐英

張柬之

孫之翰

廢立中宗預朝政

范祖禹論黜武后年號曰昔季氏出其君魯無君者八年春秋每歲必書公之所在及其居乾侯也正月必書曰公在乾侯不與季氏之專國也自司

馬遷作呂后本紀後世爲史者因之故唐史亦列
武后于本紀其於記事之體則實矣春秋之法則
未用也或曰武后母也中宗子也母雖不慈子不
可以不孝中宗欲以天下與韋元正不得爲無罪
武后實有天下不得不列于本紀不沒其實所以
著其惡也臣以爲不然中宗之有天下受之於高
宗也武后以無罪而廢其子是絕先君之世也況
其革命乎中宗曰我以天下與韋元正何不可此
乃一時拒諫之忿辭非實欲行之也若以爲罪則
漢哀帝之欲禪位董賢其臣亦可廢立也春秋吳
楚之君不稱王所以存周室也天下者唐之天下

也武氏豈得而間之故臣復繫嗣聖之年黜武
之號以爲母后禍亂之戒竊取春秋之義雖獲罪
於君子而不辭也

孫之翰不稱武后年號論曰武后僭竊位號唐之
史官遂修實錄撰國史亦爲立紀繫后事於帝王
之年列僞周於有唐之史名體大亂史法大失矣
後史官沈既濟奏議曰中宗以始年登大位季年
復舊業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足以
表年昔魯昭公之出也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
侯君雖失位不敢廢也今請併太后紀每於歲首
必書中宗所居曰某年春正月皇帝在房陵太后

行某事改某制則紀稱中宗而事跡太后俾名不
失正禮不違常此得春秋之法足正唐史之失也
故從其議書武后事於中宗年中武后改年皆是
妄作今起嗣聖繫以景龍武后所改但存其名備
證他事而不表年焉所以正帝統而黜僭僞也
楊夔紀梁公對曰天后幽中宗之後有不下閹闈
移六合之志故徐敬業唐之奇等於揚州起兵以
興復唐室然皆不旋踵而敗遂引用酷吏開羅織
之門以懾伏內外一日狄梁公獨對天后曰吾自
用俊臣思止來朝臣知所懼否梁公曰朝廷小人
不達天命或有異議然陛下以木有一竇之蠹將

身樹而棄之乎錦有一點之汗將全疋而燬之也
養隼者誠欲其鷲也然則鷲於烏鳶乎鷲於鸞鳳
乎鷲而無別不如不鷲矣天后默然

孫之翰論張柬之廢武后曰舊史書武后傳位於
中宗蓋史官諱其事也然於桓彥範傳書武三思
以武后爲彥範等所廢常深憤怨又武后實錄書
彥範請太后復辟臥不語事是廢之爲實事書柬
之彥範等遂廢武氏所以明大法也唐之天下高
祖太宗之天下也高宗傳受於祖宗及其崩也以
子託后后擅威權乃逼奪其位僭竊大號恣行兇
虐流毒內外踰二十年不道至此若終身無禍何

以作戒於後。況實廢之，安得諱避也？若以中宗武后之子也，彥範等奉子而廢母於事，不順是亦不達其理矣。春秋莊公元年三月，夫人遜於齊，此莊公之母也。以悖亂之事去其氏，貶之則春秋之法可見矣。武后奪嗣君之位，變唐國號，兇威虐法，為害歲久，此安得無所貶也？況書廢武氏者，廢其僭妄之號，彊大之權，復后之位矣。復后位所以奉祖宗之統，豈不順乎？故用春秋之法為唐貶絕罪人，且作戒於後也。

長唐英曰：武后之起，其始袁天綱言其貴不可言，海風亦云：當有女主王天下。已在宮中，讀史至此，未嘗不疑也。且二帝三王之盛，其陰陽日者，緯之說未之有也。迨漢以來，取天下不以仁義之道，故將假符瑞以惑天下之人，使信而歸之。故董仲舒言三代受命之符，而儒者嘗鄙之。且武氏一女子焉，能感動上帝，而前兆如此哉！上帝之心，又豈故孕育不仁之女子，使之雕琢唐室如此哉！此必武氏僭竊之後，其附麗姦諂之徒，欲自掩其惡，乃神其事，因言天之所啓，非由人事也。忽於季淳風等傳，增加其言，以惑後人。爾若曰：不然，則二帝三王之間，賢后妃多矣，上帝胡不前定其至貴之兆，而獨區區私一武氏哉！以愚觀之，有堯舜禹湯

之德足以王天下。自古符瑞之言皆不足信也。何止一武氏哉。

狄仁傑

范文正公狄梁公碑曰：天地閉，孰將闢焉；日月蝕，孰將廓焉；大厦仆，孰將起焉；神器墜，孰將舉焉。巖巖乎克當其任者，唯梁公之偉歟。公諱仁傑，字懷英，太原人也。祖宗高烈本傳在矣。公爲子極于孝，爲臣極于忠，忠孝之休，揭如日月者，敢歌于廟中。公嘗赴并州掾，過太行山，反瞻河陽，見白雲孤飛，曰：吾親舍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爲之感動。詩有陟岵陟屺，傷君子于役，弗忘其親，此公之謂歟。吁。

嗟乎孝之至也，忠之所繇生乎。公嘗以同府掾當使絕域，其母老疾，公謂之曰：奈何重太夫人萬里之憂，詣長史府請代行。時長史司馬方眊，不協。感公之義，歡如平生。吁嗟乎與人交而先其憂，況君臣之際乎。公爲大理寺丞，決諸道滯獄萬一千人，天下服其平。武衛將軍權善才坐伐昭陵柏，高宗命戮之。公抗奏不却，上怒曰：彼致我不孝，左右語公令出。公前曰：陛下以一樹而殺一將軍，張釋之所謂假有盜長陵一杯土，則將何法以加之。臣豈敢奉詔陷陛下於不道。帝意解，善才得恕死。吁嗟乎執法之官，患在少恩。公獨愛君以仁，何所存。

之遠乎高宗幸汾陽宮遺出妬女祠下彼俗謂盛服過者必有風雷之災并州發數萬人別開御道公爲知頓使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洒道彼何害哉遽命罷其役又公爲江南巡撫使奏毀淫祠千七百所所存唯夏禹太伯季子伍員四廟曰安使無功血食以亂明哲之祠乎吁嗟乎神猶正之而況於人乎

寧州刺史能撫戎夏郡人紀之碑及遷豫州會越王亂後終坐者七百入籍沒者五千口有使促行刑公緩之密表以聞曰臣言似理逆臣不言則孤陛下好生之意表成復毀竟不能定彼咸非本心唯陛下矜焉勅貸之

原郡道出寧州舊治父老迎而勞之曰我欲使活汝輩耶相攜哭于碑下齊三日而去吁嗟乎古謂民之父母如公則過焉斯人也死而生之豈父母之能乎時宰相張光輔率師平越王之亂將士貪暴公拒之不應光輔怒曰州將忽元帥耶對曰公以三十萬衆除一亂臣彼脅從輩聞王師來棄城而降者萬計公縱暴兵殺降以爲功使無辜之人肝腦塗地如得尚方斬馬劍加於君頸雖死無恨光輔不能屈奏公不遜左遷復州刺史吁嗟乎孟軻有言威武不能屈是爲大丈夫其公之謂乎爲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爲來俊臣誣譖

下獄公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制言臣甘從誅戮因家人告變得免死貶彭澤令獄吏嘗抑公誣引楊執柔公曰天乎吾何能為以首觸柱流血被面彼懼而謝焉吁嗟乎陷穽之中不義不為況廟堂之上乎契丹陷冀州起公為魏州刺史以禦焉時河朔震動咸驅民保郭郭公至下令曰百姓復爾業寇來吾自當之欲聞風而退魏人為之立碑未幾入相請罷戍疏勒等四鎮以肥中國又請罷安東以息江南之饋輸識者韙之北狄再寇趙定間出公為河北道元帥伏退就命公為安撫大吏前為突厥所脅從者咸逃散山谷公請曲赦

諸州以安反側朝廷從之吁嗟乎四方之事知無不為豈虛尚清談而已乎公在相日中宗幽房陵則天欲立武三思為儲嗣一日問羣臣可否衆皆稱賀公退而不答則天曰無乃有異議乎對曰有之憶昨陛下命三思募武士歲時之間數百人及命廬陵王代之數日之間應者十倍臣知人心未厭唐德則天怒令策出又一日則天謂公曰我夢雙陸不勝者何對曰雙陸不勝宮中無子也復命策出又一日則天有疾公入問閣中則天曰我夢鸚鵡雙翅折者何對曰武者陛下之姓相王廬陵王則陛下之羽翼也是可折乎時三思在側怒發

赤色則天以公屢言不奪一旦感悟遣中使密召廬陵王矯衣而入人無知者乃召公坐於簾外而問曰我欲立三思羣臣無不可者惟俟公一言從之則與卿長保富貴不從則無復得與卿相見矣公從容對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搖而天下動陛下豈以一心之欲輕天下之動哉太宗百戰取天下授之子孫三思何與焉昔高宗寢疾令陛下親軍國陛下奄有神器數十年又將以三思爲後如天下何且姑與母孰親子與姪孰近立廬陵王陛下萬歲後享唐之血食立三思則宗廟無祔之禮臣不敢愛死以奉制陛下其圖焉則天感

泣命褰簾使廬陵王拜公曰今日國老與汝天哭于地則天命左右起之拊公背曰豈朕之臣社稷之臣耶已而奏曰還宮無儀孰爲太子於是復置廬陵王於龍門備禮以迎中外大悅吁嗟乎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其至誠如神雷霆之威不得而變乎則天嘗命公擇人公曰欲何爲曰可將相者公曰如求文章則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思得奇才以成天下之務乎荊州長史張柬之真宰相也誠老矣一朝用之尚能竭其心乃召拜洛州司馬他日又問人於公對曰臣前言張柬之雖遷洛州猶未用焉改秋官侍郎及召

爲相果能誅張易之輩返正中宗復則天爲皇太后
后吁嗟乎薄文華重才實其知人之深乎又嘗引
拔桓彥範敬暉姚元宗等至公卿者數十人公之
勳德不可殫言有論議數十萬言李邕載之別傳
論者謂松柏不凋金石不柔受於天焉公爲大理
丞抗天子而不屈在豫州日拒元帥而不下及居
相位而能復廢主以正天下之本豈非剛正之氣
出乎誠性見於事業當時優游薦紳之中顛而不
扶危而不持者亦何以哉某貶守鄒易移丹徒郡
道彭澤謁公之祠而述焉又系之云商有三仁
救其滅漢有四皓正於未奪嗚呼武暴如火

如灰何心不隨何力可謂公哀傷拯天之亡逆
長風而孤騫烈大川以獨航立可謂公不可革孰
爲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爲乎立一朝感通羣
陰披攘天子旣臣而皇天下旣周而唐七世發靈
萬年垂光噫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掌

蘇子由論曰母后臨朝據人君之地而私其親有
志之士將欲正之常患不克漢呂后欲王諸呂王
陵以高帝舊約爭之曰非劉氏而王考天下共擊
之背之不可言雖直不見省陵幸而不死亦廢不
用唐武后廢廬陵王立豫王豫王雖在位未嘗省
天下事徐敬業爲之起兵於外裴炎爭之於內皆

不旋踵為戮何者位尊權重臣下無所奈何勢必至此也惠帝之亡也陳平聽張辟強計封王諸呂呂后安之故平與周勃得執將相之柄以伺其間後聽陸賈交歡周勃將相之權不分周勃得入北軍左袒一呼而呂氏以亡豫王既立武后革命稱帝追尊祖考封王子弟狀殺天下豪雋志得意滿以為武氏有泰山之安矣狄仁傑雖為宰相而未嘗一言及后欲以三思為太子訪之大臣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頃旬敢犯邊陛下使三思募丁逾月不及千人及使廬陵王不旬浹得五萬人臣謂非廬陵不可后怒罷議久之後召問曰

廬陵王不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言者天以此傲陛下耶文皇帝身蹈鋒刃百戰以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語陛下監國陛下奉神器而有之十餘年矣今又欲以三思為後且母子與姑姪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血食宗廟三思立廟無耐姑之禮后感悟即日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而立之蓋王陵裴炎迎禍亂之鋒欲以一言折之故不廢則死陳平狄仁傑待其已衰而徐正之故身與國俱全惟呂后無子親止於姪故沒身而後變武后有子母子之愛人情之所同故老而自復由此觀之陳狄之所以成功者

嘗以緩得之也然廬陵既立而張易之昌宗未去
仁傑猶置之而不問復授之張柬之俟其惡極而
後取豈以禍亂之根生於母子之間不如是則必
至於毀傷故耶老氏有言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
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
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脫於
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二公得之矣

張唐英論炎廢中宗為廬陵王
父為侍中中宗以為不可
侍中炎懼入

禮之徒子叔張虔勗入宮撫帝下
古豫王旦為帝炎以功封河東侯
臣也且中宗讓國之言今以炎不與后父侍中乃
激怒之言也非本意欲擅位於后父也奈何不思
人主發憤之言遂定策而廢之設使中宗誠有此
意已為執政大臣持天下之柄當諫曰天下者高
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人下陛下若倦於萬機
欲遊神於無為逍遙於太上則當傳之子孫不可
輕議以神器而付於后族使宗廟絕食若終不可
諫尚有伊尹放太甲於桐宮之事奈何不精思遠
慮遽行霍光昌邑之大事遂使武氏得志革姓改

氏誅戮李氏子孫幾盡豈非炎庸夫一言之失所致乎若萬乘之君可容易廢立則愚恐後世竊國而賣君者踵足而起爾其後以崔察誣奏誅死蓋有以召之也中宗已反正不斷其棺庸夫之幸也孫之翰論殺裴炎曰裴炎之死雖由直議迹其本末亦自取之也武后篡奪之勢非一朝一夕之爲方欲因事立威震懾中外然後行其所謀中宗卽位之初欲過寵后父炎力爭之因有讓國之言蓋一時忿激之詞也炎諫於外武后制於內一羈主咎能有爲何得因一時忿激之詞便謂不堪輔佐立蓋炎自以忤意預憂禍及公一附信之

意爲之謀爾殊不知武后既廢帝立少子天下權皆在於已其勢至此事肯已乎況素有異謀也炎方區區諫正其過又請復政少子盜欲取人奇寶已預其謀既使得之乃以廉恥爲責令歸其人言得從乎言旣不得禍得免乎故謂炎之死亦自取之也夫爲人臣者雖當盡力於事在擇主之正與不正爾主不正而盡力焉鮮有不罹其禍者蓋共事之時知其計畫所長用心所向得志之後必慮復與之謀則不利於已故不無忌之之意也則炎與劉禕之程務挺輩相繼被戮皆自取之也

張唐英曰薛季昶嘗勸敬暉等令誅武三思而暉等不從季昶曰吾不知死所矣其後因王同皎事羅織其事遠竄嶺外崔寔獻計遣御史周利用巡嶺外逼令自殺桓彥範死於龍州敬暉死於崖州崔曄死於白州張柬之死於新州袁恕已死於賓州讀史至此未嘗不歔歔流涕也嗟乎五王奮大忠仗大節誅張昌宗等掃除內難肅清宮闈復子明辟中興國祚其忠節足以貫神明純誠足以貫日月謂其延福錫慶宜與唐齊其盛衰而纔享封爵已陷網羅豈所謂漁於深淵者得禍亦大半蓋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也夫以三思之智豈賢於五

王乎三果於死幾而殺使五王卒為所圖故五王能用三之計而於韋氏梟三思則豈有後患哉昔漢之誅武晉之誅華晉遲疑不斷盡為小人之所圖若五王之北臺其亦武華之徒歟後世忠義之士欲立大功弭大難苟徘徊寸心猶豫乎末路不能屈伸在我而枉直隨形則五王之禍嘗倚人門戶之間爾可不畏哉又舊史以季昶載於良吏傳亦非也況季昶本與五王同謀誅易之其後又同得罪死於嶺外附於五王傳可也何必載於良吏傳哉

張柬之

孫之翰論曰觀武后用張柬之見其任賢人之術也武后臨朝僭號踰二十年所用之人姦賢相等蓋后狡智之性有過於人必謂不用姦人無以成已欲不用賢人無以庇已過然持久權者多賢才也如狄仁傑如元崇相於內婁師德郭元振將於外天下事何慮乎故梁元帝殘不道不至禍敗者以此也當傑崇相國才謀之上不乏於時尚孜孜訪於二相求大才以備任用二相力薦柬之立命作相其推心不疑如此則向之任用之意可知矣豈非得任賢之術也一婦人僭天下太號恣行兇虐以大權付得其人久不禍敗為人君者能離議

任賢天下豈有憂患乎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七十三



